

素問註證發微



庫文閣内
三〇〇
一五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941
冊數	12 (1)
函號	300 17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內經一書原分素問靈樞二經誠萬古醫學宗祖也唐王太僕曾註素問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凡疑難大義及五運六氣南北政等項皆缺而不解殊為遺憾吾師分章悉解圖註相參世當珍之靈樞自古無註今已註就通等先梓素問四方君子須認寶命堂原板為記
門人不
通謹識

闡五千年神聖之秘旨

刻馬玄臺先生內

萬曆丙戌仲春寶命堂記

經素問註證發微

開億萬載醫學之群疑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內經素問註證發微者吾甥馬子所撰也

內經昉于軒轅業青囊者靡不祖述之而

傳註未明輒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

而弁髦之自謂奴僕長桑衙官和扁至叩

以經絡營衛關格司天在泉南北政諸義

則束手邊矣嗟乎內經與十三經並垂于

世假令今世學士大夫不得十三經註疏

而欲持管窺蠡測之見揚摧聖讀人誰信
之而又奚裨于世用且也內經之生全民
命其功不啻如十三經之啓植民心而惡
可無註證以表章之我

國家內設太醫院外設惠民局
聖祖之所以壽國脈壽元元者意至殷重也
而內經一書自唐王冰註後卒寥寥無聞
余嘗漁獵方書得內經讀之恨其無註暨

得冰所註讀之而復恨其註之未詳未嘗
不掩卷嘆也吾甥馬子少游諸生間久躡
場屋患弱疾從季父刺史白峰君命更醫
醫更精也名蓋藉之聞諸侯矣歎慨軒轅
之旨不能炳如日星判若淄澠而按方泥
經之夫每每忘本根而攻枝葉以致失于
膏肓干天地之和為害匪小遂研精覃思
旁引曲喻積有歲月爰成斯編其于經絡

營衛關格脉體司天在泉南北政諸篆了
然掌上而按方泥經之夫賴以指南異日
者之夫世身本始而文外世久遠矣
聖天子詔求海內異書以脩石室之藏則此
書之大有功于民生稱不朽業無疑矣余
惜其不能及之久遠也迺命工鋟梓以廣
其傳并爲之序以弁其首云
昔

大明萬曆十四年冬十月吉日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陰古林王元敬書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余覽睹黃帝書而知醫之通天地四時五行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焉夫人神氣之所游行出入為五臟六腑為二十七氣三百六十五會摠之以無間入有間微渺荒忽不可循也矧之虛寔以質異情性以因感風氣以變生其實殊矣非懸悟神解與道合真參伍於消息盈虛之數而徒假湯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余覽睹黃帝書而知醫之通天地四時五行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焉夫人神氣之所游行出入為五臟六腑為二十七氣三百六十五會摠之以無間入有間微渺荒忽不可循也矧之虛寔以質異情性以因感風氣以變生其實殊矣非懸悟神解與道合真參伍於消息盈虛之數而徒假湯

液湔浣礪石枕熨之生道不逾遠乎旨晦
言湮則以學人不達作者之意務蠶測而
闡幽之象舛也大都黃帝內經素問靈樞
諸篇皆以九為數因而九之其數八十一
則黃鍾所繇起也蓋黃鍾為天地之中數
陽之生生不息始基于此聖人以之吹律
應氣而天地訢合蟄虫昭蘇煦嫗覆育以
立萬物之命則中之為也夫醫生道也陽

生理也九九者生之數也化不閤而民不
札則天人之道歸焉矣竊怪後之割繹其
義者人人殊自用者以決裂為真詮鹵莽
者以標獵為宗旨妄意牽合而謬迷千里
聖人之精意天地之大德將安寄之此仁
人之所隱也馬君玄臺博綜玄討越有年
所恍若晤神聖而有得迺緣類為章釐為
九卷而運氣圖系焉將以察天道而審人

官也迹其註以明義釋以宜隱蓋章章淵
懿矣古作者所為嘔吸鬼神推遷造化者
如揭日月而中天匪君其疇成之世之考
鏡者緣斯以窺神明之蘊上焉者生生以
壽天下下焉者生生以尊其生孰非君為
之嚆矢哉然君恒以此得忌因瑕疵之太
史公之傳倉扁不曰女無美惡入官見妬
乎倉扁故自不朽也君能為倉扁儻亦有

為太史公之言者

萬曆丙戌秋日華亭林下人馮行可書于不

染齋



校正庠友

華亭晴陽張重華

少明宋有光

潔庵宋懋澂

五賜宋懋禧

校正門人

華亭石張

漢水張祖栻

景弦劉漢儒

姪景為馬文遠

吳江穀貽黃搗謙

山陰冲宇柳宗模

世醫懷浦趙詔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篇目

第一卷 異法方宜論二十一 上古天真論二十二 四氣調神大論二十三 生氣通天論二十四 金匱真言論二十五 陰陽應象大論二十六 陰陽離合論二十七 陰陽別論二十八 靈蘭秘典論二十九 六節藏象論三十 移精變氣論三十一 五藏別論三十二 異法方宜論三十三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三十四 五藏別論三十五 移精變氣論三十六 異法方宜論三十七

第三卷 五藏別論三十八 移精變氣論三十九 異法方宜論四十

第四卷 五藏別論四十一 移精變氣論四十二 異法方宜論四十三

第五卷 五藏別論四十四 移精變氣論四十五 異法方宜論四十六

第六卷 五藏別論四十七 移精變氣論四十八 異法方宜論四十九

第七卷 五藏別論五十 移精變氣論五十一 異法方宜論五十二

第八卷 五藏別論五十三 移精變氣論五十四 異法方宜論五十五

第九卷 五藏別論五十六 移精變氣論五十七 異法方宜論五十八

第十卷 五藏別論五十九 移精變氣論六十 異法方宜論六十一

第十一卷 五藏別論六十二 移精變氣論六十三 異法方宜論六十四

第十二卷 五藏別論六十五 移精變氣論六十六 異法方宜論六十七

第十三卷 五藏別論六十八 移精變氣論六十九 異法方宜論七十

第十四卷 五藏別論七十一 移精變氣論七十二 異法方宜論七十三

第十五卷 五藏別論七十四 移精變氣論七十五 異法方宜論七十六

第十六卷 五藏別論七十七 移精變氣論七十八 異法方宜論七十九

第十七卷 五藏別論八十 移精變氣論八十一 異法方宜論八十二

第十八卷 五藏別論八十三 移精變氣論八十四 異法方宜論八十五

第十九卷 五藏別論八十六 移精變氣論八十七 異法方宜論八十八

第二十卷 五藏別論八十九 移精變氣論九十 異法方宜論九十一

第二十一卷 五藏別論九十二 移精變氣論九十三 異法方宜論九十四

第二十二卷 五藏別論九十五 移精變氣論九十六 異法方宜論九十七

第二十三卷 五藏別論九十八 移精變氣論九十九 異法方宜論一百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篇目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二十一 四氣調神大論二十三

生氣通天論二十四 金匱真言論二十五

陰陽應象大論二十六 陰陽離合論二十七

陰陽別論二十八 靈蘭秘典論二十九

六節藏象論三十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三十四 五藏別論三十五

異法方宜論三十三 移精變氣論三十一

湯液醪醴論十四

玉版論要篇十五

診要經終論十六

脈要精微論十七

平人氣象論十八

第三卷

玉機真藏論十九

三部九候論二十

經脈別論二十一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二十三

血氣形志篇二十四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離合真邪論二十七

第四卷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二十九

陽明脈解篇三十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瘡論三十五

刺瘡論三十六

第五卷

氣厥論三十七

欬論三十八

舉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刺腰痛論四十一

風論四十二

痺論四十三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第六卷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大奇論四十八

脉解篇四十九

刺要論五十

刺齊論五十一

刺禁論五十二

刺志論五十三

鍼解論五十四

第七卷

長刺節論五十五

皮部論五十六

經絡論五十七

氣穴論五十八

氣府論五十九

骨空論六十

水熱穴論六十一

調經論六十二

繆刺論六十三

第八卷

四時刺逆從論六十四 標本病傳論六十五

天元紀大論六十六 五運行大論六十七

六微旨大論六十八 氣交變大論六十九

五常政大論七十 六元正紀大論七十一

刺法論篇七十二

亡今另本素問遺篇有此具後補遺

第九卷

本病論篇七十三亡補至真要大論篇七十四

著至教論七十五示從容論七十六

疏五過論七十七徵四失論七十八

陰陽類論七十九方盛衰論八十八

解精微論八十一附補遺六論六十五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篇目終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一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兄舉人梅梁子馬蘊仲易素校

素問者黃帝與歧伯鬼史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
評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於歧伯而作內經者是

也此書出於歧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溼之干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極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組陰陽咨於歧伯而作內經也
未安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八十一篇大抵

素問所引經白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

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書中止以天師夫子
 失精要以故學無本源醫多庸下書中其以是稱真論及五
 尊岐伯鬼史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真論及五
 運行大論等篇按五運行大論岐伯曰雖鬼史區其
上侯而已猶不能稱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
雖伯高猶不能稱之則諸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
臣似有未能及岐伯者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
歟如著至教論已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且其曰公曰
其疏五過論雷公亦自言臣幼小蒙愚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
亦云推軒轅代曰君主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
神農為天子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
 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於

鬼史區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其韓諸
 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
 未繹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迺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
 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曆
 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書中
 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
 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代命惟病治病惟書然玄默無言
 故擬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
 况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文醫藥始于

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采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自伏羲以至黃帝千有餘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

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曆作樂制為衣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制世胡雙湖稱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

知肇自羲黃其所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也書皇素均証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關格晦經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

闡明唐寶應年間啓玄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疑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佑年間勅高保衡等校正深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

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繁闇此書而蠡測之以圖萬一

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第一

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

歲乃去惟真人壽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故

此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

登天

披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其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又見天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

而神靈弱而能言於齊齊則莊敬誠信長而聰明狗徐問切長上声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注公孫名軒該不

熊國君之子

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禘見大電繞北斗揮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

之丘因名軒轅軒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經天

元紀大論鬼史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

言神異

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

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

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

潘岳有哀弱子焉

裴俱訓曰狗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

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

愚按正義以十五為成則不宜曰登

天若訓為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

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技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羣臣葬衣冠于橋山墓

今猶在

廼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

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

耶

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為師又曰天師帝之尊歧伯者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為壽則越百歲矣

歧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太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脩養之

道脩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德之義見第五節術數者脩

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

而脩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及黃

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

視本篇下文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

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歲乃去也靈樞

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

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

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樂音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聚者味甘而美如蔗梨等物彼則以酒為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皆各有節矣以妄為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藏別論岐伯曰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實故可持守吾形有神不時時御之義見務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工上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以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恬音緝澹音淡同樂音洛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

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九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

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善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篇

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俱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在入者非恬憺

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三者既恬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意豈能生慾既

不生即是真靜真常得性常應則真氣自順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

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

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

能率從此教而不恃也有所食則以為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

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

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惑斯

民之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

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

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脩道而有得

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

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

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於天

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脉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更平声任如林反

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数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為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此醫書謂陽精先入陰血後氣橫氣來助精開畏血陰內陽外則成離卦而為女其義甚明六

後音同

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為女按帝真篇等書稱女惟陽子為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

精蘊畜于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氣始盛仙經云

腎則為男先生右腎則為女蓋指始妊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日腎氣始盛男子八歲日腎氣實皆從腎始也

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更生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齒二七十有髮為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

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畜極

而生故謂陰精為天癸也披王水謂天癸為月事者非

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為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為血耶

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精而行

經之際方有其血未聞交媾之時可以血言廣嗣要語

諸書皆謂精開而血開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

云月或有男女先二七二八而任衝二脉者奇經八脉
精空者皆斷喪致然徒取天耳
之二也見骨空論任主胞胎衝為血海今二脉俱通月事應

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

故又曰月經經者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脉在脉

為血之海又云為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

其身大憚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

然不知其所病按核血海之血雖曰既行而空至七日

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之有餘以十二

經皆然非特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

有大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脉言乃骨空論所謂衝

脉者起于氣衝者是也不可以其有此大字而遂指為

肝經之穴名也又嘗論三才之道惟陰陽而已

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彩地之陰有餘故為潮而溢人之

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至于天地人之陽氣則何

常有盈虧哉由是推之則陽明勝者其德求貞而陰留

勝者陰側百出可知矣又由是而推之則中國為主四

夷似廣君子雖正小人則多美事之成難于以精血衰

事皆可可知矣有斯世斯民之真者當為之惕然精血衰

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

者名曰真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

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

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

始蓋以胃為六府之長其脉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

靈樞經脉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頰中

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交承漿却循頰後

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

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

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

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
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力勁強故真牙生
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
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頰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
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賢者主
永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
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
子耳頰班同解解

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

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醫書謂陰

後衝縱氣來乘血開畏精陰外陽內則成女卦而男

其義亦渺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悟真篇

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正以惟陰精蘊畜于內至八歲

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

二八十有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

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惟精氣溢寫

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

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
腎氣始衰髮墮齒槁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

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鬢
頽白手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
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
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
藏盛乃能馮今五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
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
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值也若少而無
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
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
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
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
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略天地間之為男者不過八
八之數為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
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註王
以為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
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

人而言帝遂以脩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却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真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真渾然全具故謂之真

人也天地陰陽真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生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具其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敝無有終時蓋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真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育大論曰與道

合肩惟真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此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

中古有至人者至極之人也方盛衰論中亦有至人淳德全道者

者

想

其德溥而不漓則道自全矣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
 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
 既全則形自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
 其壽命而身自強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真人
 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道嗜欲于世俗
 之間無患真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于俗
 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慮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
 形體不散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患於桂切

上言至人與真人同歸則太上篇下此而有聖人又下

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處天地之
 和順八風之理大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
 無患真之心行同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與動不
 觀于俗以道而異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
 恬憺愉悅為要務以悠然自得為已功故形體不散精
 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
 道者耳上文言至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而
 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
 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彼

切劣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

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陰陽書云

從甲子起以乙丑為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為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也分別四時

之氣序蓋占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

為下者合向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向于道也亦可使

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

秋冬四時異氣當有善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神之要道也故名篇曰

四時調神大論篇第二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于

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

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少

以巳同長上聲後同

此以卞四節言當隨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

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五常

政大論篇謂之啓敷敷與陳同陳下文蕃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

物為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夜

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卧之

氣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

其待物也當生則生而勿之殺當與則與之而勿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為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藏欲長之氣哉奉之為言迎也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至車病重平

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即司天在泉二內氣之交六元正紀大論所謂上下之交左氣交主之是也萬物有得陰氣而斂華英成實者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于日蓋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求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田六月日出即寅時五月寅時則日高二丈矣其持已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不榮而實日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易鬱又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于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火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

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之時有痰癘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衰則暑感故夏傷于暑秋必痰癘也豈不
少氣以迎肺藏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為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為重病者有矣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泄泄奉藏者少以已同

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

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明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早較春夏異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雞俱興較春夏尤早也陰陽書云七月丑四更時在使此志安寧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殺蓋用刑不緩志仍不寧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殮泄之病正以肺為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土燥肺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

衰不能攝水而脾土不能制水故脾濕而殮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藏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

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

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

痿厥奉生者少坼音器

十月十一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

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冰地以寒而坼

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衛氣可也生氣通天論曰因于

寒欲如運樞起居其卧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

日光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

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

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蓋冬時主藏皆以應之冬

氣而盡養藏之道也否則冬主水腎亦主水逆冬氣則

傷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至春之時有痿厥之病正

以肝主筋筋之不能舉者為痿春木主水廢則陽氣上

逆而為厥厥之為言逆也本經明有痿論厥論非可以一病言然厥論則有寒厥熱

厥乃厥豈不少氣以迎肝藏欲生之氣哉

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

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

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九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囊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惟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空孔同塞入下聲菀於遠切囊稿同數音胡

同下

上文言人當順四時之氣此言天地有升降之妙唯聖人從之故病却而壽永也言上夫之氣至清靜至光明似可亢之以自高矣然唯藏此德而不止萬古有一降之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靜光明則日月無以藉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塞

害空竅而空竅不通也此二句乃借以論天然在人亦不特兩自不明諸竅皆塞後

世止以自論者蓋泥于日月二字而不考太義故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不降

轉為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昏冒而天無之開之也所以應之于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下應之于下

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不能

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者五常政大論歲金太過之下有名木不榮不

寧唯是乖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有節白露不能

下降而菀稿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

通耳當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不能

相保如平常矣為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申之道陰陽亦

降俱非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
 生氣已竭至未平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
 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所以身無
 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
 以百數也按此聖人見前篇第十三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
 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
 腎氣獨沈長上聲

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
 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

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
 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為甲木肝為乙木肝與膽為
 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病
 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長之氣而無寒變之病耶吾
 謂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瘧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
 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
 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為表裏今太陽不長則
 心氣內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
 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經
 欲收之氣而無痲瘧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為痲

泄者何哉蓋不能盡其收之道以逆此秋氣則肺屬手
 太陰經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
 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殄泄之
 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
 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
 藏而腎氣已獨沈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
 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
 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
 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于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

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
 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
 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
 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

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
 之也夫萬物生于春長于夏收于秋藏于冬則此四時
 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于春夏而有養生養
 長之道者養陽氣也上節言少陽太陽則人身之陽氣正合天地之陽氣秋冬而
 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上節言太陰少陰則人身之陰氣正合天地之
氣正以順其根取故與萬物浮沈于生長之門則繫根

藏若逆其根則伐本壞真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為萬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為死為生之本逆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痲瘡癩疥癩厥內變內洞焦滿獨沈之類順之則苛重之疾不起如無上文寒變痲瘡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于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之以為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于內矣其災害死亡

之至良有故哉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闕而鑄兵不亦晚乎

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

未病震樞逆順篇云上上不治已亂治未亂此正所謂

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寒變痲瘡癩疥癩厥等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闕而鑄兵其渴必不能濟而闕必不能禦也信晚矣哉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篇首有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故

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蓋以
天有陽氣積陽為天也有陰氣積陰為地也人稟
天地之氣而生亦有陽氣有陰氣陽氣者衛氣也
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升于上
焦而生此陽氣故營衛生會篇謂衛氣出于下焦
又謂獨者為衛是也日張則氣上行于頭出于足
太陽膀胱經睛明穴而晝行于足手六陽經夜行
于足手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
等語是也又如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陽主外者是
也惟其不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而自行于
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營衛生會篇又謂之衛行
脈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
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營
衛生會篇謂之營氣出于中焦又謂清者為營是
也但陰氣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
于手太陰肺經太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
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
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

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
于手太陰肺經故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陰主內又
謂之營行脈中者是也即本篇有營氣不從之營
氣是也惟此篇營氣之營字正與靈樞營氣之營
字同其餘素問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互字大
義當以營字為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
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史記云以師兵為營衛則
營衛二氣之取義者蓋如此又陰陽應象大論有
曰陰在內陽之守陽在外陰之使其義曉然矣愚
嘗思本篇有二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痺論
有二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神聖論營衛
二氣至精之義也然二氣均為人之所重而本篇
所重在入衛氣但人之衛氣本于天之陽氣惟人
得此陽氣以有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
氣而苛疾不起常人則反是夏靈樞禁服篇云審
察衛氣為百病母者信哉本篇凡言陽氣者七諄
諄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全則營氣
自從矣大義當以靈樞營衛生會篇及衛氣行篇
為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入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數音朔按六節藏象論云夫自

舌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
 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人氣即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靈樞衛氣行篇亦謂衛氣為入氣即稟著天之氣而生者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衆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

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于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上下四方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莫究青徐荆揚豫梁雍氣之在

入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一鼻二口一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曰五藏

心肝脾肺腎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者

也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為氣者三王註以為天

義見第八九卷天元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苟數犯邪氣則邪氣傷入故不

使邪氣傷入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蒼天之氣至清淨者

也即前篇言天氣清淨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自治陽氣自

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弗

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蒼天

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
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以
削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
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
驚神氣乃浮因于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
出而散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繃短小筋弛長繃
短為拘弛長為痿因于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折音
音軟弛後世弛同此節分截似當以寒暑濕各為一節殊
不悉本篇所重在陽氣故凡本篇有陽氣者當提寫各節
起語凡每節本文之病皆由陽氣不足所致
即靈樞禁服篇謂衛氣為百病之母者是也

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于邪
氣而為病也夫所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氣猶天
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
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夭而不彰失其所
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為之
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為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
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
大義見靈樞營衛生
會篇痺論等篇及本
篇篇名
惟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
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于冬之嚴寒者當
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心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樞以

開闢其戶戶不太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浮
 露無復中存矣因于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
 而動則為喘喝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于多言暑證
 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張素古云動而得之為中
 熱靜而得之為中暑中暑者陽證中暑者陰證李東垣曰暑熱之時無病之人或避暑納涼于深堂大廈中
 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
 痛而煩心肌膈大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遏使週身
 陽氣不能伸越以天順散熱藥主之若行人農夫于日
 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攪
 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
 外傷肺氣蒼木白虎湯涼藥主之玉機微義斷云按此
 篇中暑即仲景所謂暈也此只作暑熱分之二可見有陰
 陽二證受病不同然夏月交病有陰寒所迫使週身陽
 氣不能伸越以天順主之者為中暑蓋當暑月故名之
 猶冬月發熱為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例藥

東垣施用諒不如此必有若益氣湯證獨惜乎無傳真
 中熱一例雖云蒼木白虎湯而又當處以清暑益氣之
 法且中暑證亦有于勞役動而得者中熱證亦有于避
 暑中靜而得者大抵因人元氣虛實不同故所變亦異
 治之者豈得無變法哉一身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不從
 汗散矣按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九病傷寒而成溫者
 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當發汗無疑矣朱丹絃滑
 伯仁疑暑之不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為上文因于寒之
 脫簡以為非寒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濕熱皆可
 發汗若暑證後世香薷散及木通澤瀉茯苓薄荷等
 利水之藥而愈者尤為便益蓋難經以暑傷心者為正
 經自病要知心傷少陰君火暑亦屬心唯暑為能傷心
 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固傷心熱亦傷氣而又復
 發汗則汗乃心之液熱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唯
 心與小腸為表裏今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下行
 滲入膀胱而去則病易却而元氣無損矣此朱滑二氏
 所以不免于致疑者皆不知考熱論之義耳余嘗
 註難經正義并載此義于四十八難中暑之下因于

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醱酪所致也其濕氣薰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為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浸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懈弛而長軟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長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于濕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于濕等語則此濕者當為秋時所感

因于氣證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水氣泛溢于四肢而為腫脹之疾若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是也

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久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汨汨沒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

陽氣者貴于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搖尔精

神氣張施于外精氣竭絕于中惟春秋冬時尚有可以

強支者及延積于夏暑熱令行使入煎迫而厥逆矣按

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洽陽氣不洽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洽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參看何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

也真汨汨乎不可止者都所以坊水潰潰壞貌汨汨流

貌蓋言疾勢不可遏也據本經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若暴卒煩擾陽和又云精絕則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脉解篇則又關肝經善怒是乃肝腎諸經之病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

縱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痲痺高

梁之變足生大寸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為鼓鬱乃痲

菀音鬱詩小弁有菀者柳亦註為鬱沮子魚切痲作和反

此又言陽氣不因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痲痺為大

丁為鼓產諸證也陽氣者貴于清淨若大怒而不清淨

則形氣經絡阻絕不通而血積于心胃之間

絡脉絕亦阻絕之義非斷絕之謂舉其氣有升而無降

因疑

使人依薄于上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筋筋將乾傷縱

緩無束胃膈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

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或在左或在右

偏阻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體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

謂半身不隨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玄府未閉乃受

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為

痲痺痲則較痛為大其形類痲痺則較痲為小即所謂

風癩是也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內熱其變饒

生疔疔足之為言饒也非手足之足蓋中熱既甚邪熱

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

之時當風取涼使寒氣薄于玄府之中始則為鼓俗云繼又則為痿較鼓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痿陷脉為痿番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為善畏及為驚駭營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燦冗俞以閉發為風癢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字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為不亟正治粗乃敗之僕力主反癢力闢反俞音庶亟音棘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痿為癢為善畏為驚駭為癰腫為風癢為隔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入之神外則柔和養入之筋惟開闔失宜則陽氣擾亂無以養神與筋腠理不密寒氣客之筋絡拘急形容極僕俯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脉中則發為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留聚而連結焉且各經皆有俞穴此非并榮俞原經合之俞凡一身之穴皆可曰俞邪氣變化依薄傳為善畏及為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心駭主肝言金匱真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盛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

相順而衛氣逆于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癰腫之疾矣
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之魄汗也
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燦乃外感風
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為風瘡之疾也
瘡論言瘡之為證非獨至一秒有之四
時皆能成瘡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瘡也必陽氣清靜則
內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
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
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又傳遍變化上不升
下不降而不能相併以為和雖有良醫弗能為也惟此
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畜積于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

也且當成隔隔者玆隔不通之謂也陰陽別論曰三陽
結謂之隔隔者當為若不急焉以正治之此粗工之所
以敗也
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工為粗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
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
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
主外人氣即衛氣按靈樞衛氣行篇伯高曰衛氣之行
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
即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
夜行于陰
即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日

張則氣上行于頭循睛下足明穴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
 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
 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腎經注
 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
 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于日所謂平旦人氣生者
 即上行于頭復合于日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盛者
 盛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與營衛生會篇義同氣門乃閉
 氣門者玄府也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以拒虛
 邪無煩擾筋骨四氣調神論云無擾乎陽無見霧露蓋至暮時屬陰
 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不能如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

旦日中日西之所為反者復也中庸云反古之道則陽氣不得清淨
 而形無所衛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不勝
 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
 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脉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
 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亟音氣
 此伯承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為用而偏
 勝者病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氣也營氣
 藏五藏之精隨宗氣以運行于經脉之中而外與衛氣
 相表裏衛氣有所應于外營氣即隨之而起矣夫是之

謂起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
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乃所以衛營氣之外
而為固亦與營氣為表裏也苟使營氣不足衛氣有餘
是陰不勝其陽也則脈氣之流行者薄于急疾薄為依
急則并而為狂宜明五氣論靈樞九鍼正以陽氣有
餘故發之而為熱證者如此又使衛氣不足營氣有餘
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藏在內其氣與陽氣爭拒九竅
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之而為寒證者如此宜
五氣論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則為血痺陰陽據上
文大義當主營衛言然衛行脈外而六府主于表營行
脈中而五藏主于裏其是以為聖人者陳示營衛藏府
義又未始不相須也

分為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內為筋在中為脈在內為骨
髓者和向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
其耳聰目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為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澀為
痔因而太飲則氣逆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
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
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
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解反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損則為腸病為肺病為腎病遂因
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長

高脊此匡

風來客之浸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盛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藏為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傷肝經為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慎矣苟因所食太飽至于腸胃填滿筋脉橫解而不屬其腸日常癖積漸出肛門而為痔蓋以入之腸胃筋脉有度故下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下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者有矣蓋肺為五藏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為疾者如此腎者作強之官因而過于強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

從茲而壞矣

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何以見

腎氣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秘密而不妄用則精自固而不至于傷矣

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

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不和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

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

即上古天真論和于術數之意故陽

氣專以強力為事而不能秘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絕而

兩者不和必彼之陰氣得其平和而此之陽氣知所秘

密則精神乃洽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決散致吾之精

神乃絕故耳

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

夏傷于暑秋為痲瘡秋傷于濕上逆而致發為痿厥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

此言四時傷于邪者之為諸病亦由上文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言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燦穴俞以閉發為風瘡又言風客淫氣者精乃亡邪傷肝也皆感于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則又言因于露風者非體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為之往來也熱者非體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為之往來也熱者非體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為之往來也熱者非體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為之往來也

痲瘡此說

餘來侮脾土故邪氣留連而為洞泄之證陰陽應象大論傷于風夏為洞泄夫日留連則雖不言夏而義已該矣夏傷于暑不能發散至秋當為痲瘡之證蓋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故暑能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濕氣相蒸而為寒熱往來之痲瘡矣痲瘡者瘡之總稱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于暑秋必痲瘡與此同其治瘡大法見素問瘡論刺瘡論中秋傷于濕當上逆而為咳嗽及為痿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感之則濕蒸而為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故咳嗽自不能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秋傷于濕冬生咳嗽上文言因于濕者小筋弛長而弛長為痿大筋緘短而緘短為拘陰

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太陰
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小鍼解云清氣在
下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也清冷故筋脉因濕
而弛長則為痿人氣從濕而上蒸則為厥者良有自也
四氣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藏之道者春為痿厥蓋彼以
腎水不能生肝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主正氣不足而
言此以濕氣傷筋為痿氣從濕升為厥主邪氣有餘而
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
秋冬冬傷于寒者至春必為溫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
也病者謂之傷寒其有傷于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
生邪從內作故為溫病之證夫曰溫者寒非純寒而有
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為寒後此而夏

則為熱則此春時乃為溫病也素問熱論岐伯曰凡病
者為病溫後夏至者為病暑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于
寒春必病溫張仲景傷寒論曰冬感于寒至春變為溫
病則溫之為義明矣楊玄操釋難經五十八難之溫病
以為是疫癘之氣者非也又謝氏以仲景傷寒例中有
溫瘧風溫濕溫溫疫諸證為溫病是以仲景更感異氣
變為他病者論溫病也亦非矣彼龐安常亦與楊謝同
但未之詳考故耳是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藏故其為諸
病者如此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是故味過于酸
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
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
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

正筋柔氣血以流湊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
長有天命

此言五味能傷五藏而善養者慎之也陰陽應象大論
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
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藏皆屬陰也手太陰肺手少陰
心足太陰脾足少
陰腎足厥陰肝然陰之五官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岐
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蓋五味
過節則五藏亦傷于五味也其曰傷氣血者夫諸氣皆
屬于肺而苦本入心何乃傷之正以火來乘金傷已之
所勝也諸血皆屬于心而鹹本入腎何乃傷之正以水

求乘火亦傷已之所勝也則五味信能傷五宮矣是故
酸所以生肝也味過于酸則肝氣津滯而木盛土虧脾
氣從茲而絕矣鹹所以生腎也味過于鹹則大骨者即
上節之所謂高骨也五機真藏論
亦謂之大骨腎氣反傷大骨氣勞
水邪尅火令人肌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
味過于其則脾邪有餘子來乘母從前來者為實邪而
心氣喘滿且土往尅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
其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于苦則苦反傷心母邪乘
子火氣燥土脾氣不能濡澤胃氣乃反加厚矣蓋邪氣
有餘則胃厚也按人之腸胃必有一層心氣太過土氣
亦有餘故胃乃作脹而反厚不能納也

火穀宜用清火收斂如麥連烏梅之類今人不識此證以為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等類則胃邪益增飲食反成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脈要精微論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乃厚之謂也須于胃脈之實者驗辛所以生肺也味過于辛金邪尅木筋脉阻弛精神至半而廢矣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未央絕減則未半而絕此云精神乃央言精神僅可至半也詩小雅云夜未央是故人能謹和五味而調之庶乎長有天命也

○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金匱者藏書之器也尚書金匱篇蔡註釋為金匱之匱靈樞陰

陽二十五人篇有金匱藏之其櫃從木義蓋同也真言者至真之言也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為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

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按春

勝長夏夏五句又見六節藏象論

此言八风能傷五藏凡以傷其所勝者而已八風者按

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太剛風凶

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肝風心風脾

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之所傷在此八風也

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

風者即八風之所傷也特所傷異藏而名亦殊耳八風

發其邪氣以入于五藏之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若是

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

乏春主木夏主火長夏主土長夏者六月秋主金冬主

水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

勝秋秋勝春也彼五藏受八風之病者亦以其相勝故

耳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九宮八風篇云太乙

風以占吉凶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

于心外在于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

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各

日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

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

于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

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連脊

背之脊筋其氣主為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

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

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

氣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

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于肌肉其氣主體重

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于夏病在心俞在

胃脇西風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于冬病在腎

俞在腰股中央為土病在脾俞在春故春氣者病在頭夏

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故春善

病鼽衄仲夏善病胃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

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

病胃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

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夏

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脉法也

此言五藏隨時為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為病也

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于春陰陽應象大論謂
 春在天為風在藏為肝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肝凡外而頸
 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
 病從之而外應矣據肝部經絡由足大指大敦上行間
 太衝中封至臍內側蠡溝中都膝關
 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于夏陰陽應象大論謂
 夏在天為熱在藏為心故人之受病當在于心凡外而胃
 腸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胃腸者其
 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于秋
 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為燥在藏為肺故人之受病當

在于肺凡外而有背之所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
 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
 風生于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為寒在藏為腎故人
 之受病當在于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分部也則
 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
 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
 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在頭頸項
 即頭也夏氣者病在藏外為胃腸而內為藏也秋氣者
 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
 者以四肢為未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為病

而四肢亦受病也左傳曰風淫未疾其病維何春氣所升善病

熱衄鼻中出血曰衄蓋內有熱衄為病而外有頭與頤

項為病也據下文既云春不熱衄又云春不病仲夏善

病在胃脇以心之脉循胃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

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癘以涼氣折暑故病如

是也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燥穴俞以閉

冬善病痺厥蓋以冬氣者病在腰股又在四肢故痺病

厥病從之而生矣痺病詳見痺論四十三然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必冬時宜藏而後春

夏秋冬不能為病生氣通天論云因于寒欲如運樞起

居如驚神氣乃浮正言冬時宜藏故有所意欲當如運

樞以轉戶戶動而樞不動也使起居如驚斯神氣浮散

于外矣况按者按摩也蹻者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所

謂導引者是也冬而按蹻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

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蹻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

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以藏其精故

春不病温不特不病熱衄及不病頸項已也且精之在

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彼秋病風癘者雖

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生氣通

天論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熱論云暑當與汗背出勿止故暑汗不出至秋為癘此皆因時為病脉

亦宜知乃平病人之脉法也可不合病脉而合觀之哉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且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
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
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且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
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皆
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
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
府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
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為施鍼
石也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
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
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
天之陰陽也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
也而陰中又有陰陽者固陽也而陽中又有陽何也平
且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于中天乃陽中
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陽然由日之昃而至于日
入乃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沈
晦乃陰中之陰也蓋指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鷄鳴至平且屬天之
陰然時已近曉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身之

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為陽在內為陰言人身之前後分
陰陽則在背為陽在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分陰陽則
在藏為陰在府為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
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
有陰陽中之有陽者何也為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
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
知陽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于陰經秋
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于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為施
鍼石耳亦然故背為陽心肺居膈上附于背為陽然心
為牡藏為陽中之陽肺為牝藏為陽中之陰腹為陰脾

肝腎皆居膈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附
于腹故皆為陰然腎為牝藏為陰中之陰肝為牡藏為
陰中之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
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
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治病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
于肝開竅于目藏精于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
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為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
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此以下五節言五藏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

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吾人之肝屬木故

內入通于肝而外開竅于目正以目為肝之外候也其

精則仍藏之于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

肝藏魂病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為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

木生酸酸生肝故其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為

草木也易曰巽為雞木主巽故其畜雞麥為五穀之長

故肝之為穀曰麥禮月令孟春仲春季春天子食麥與羊木之精氣上

為歲星故應四時之星當為歲星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春氣

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為角蓋以角者木音也

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鐘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鐘夷則所生二分益一管率長七寸

五分春季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三分益二管率長七寸九是二管皆木氣應之木生數三成

數八故曰其數八易曰天三生地八成之肝主筋是以知病之在

筋也其在五臭則為臊蓋氣因木變則為臊也禮月令曰其臭

類檀與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開竅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

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為炎感星是以

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禮月令曰其臭

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于心而

外開竅于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為舌腎在竅為

耳而此又以耳為心之竅可見心之為竅不但在耳而

又在耳也繆刺論曰手足太陰足陽明之絡也其

精則仍藏之于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

心為五藏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藏應之陰陽應象大論

曰火生苦苦生心故曰其味苦心屬火而上炎故曰其

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而此曰羊者意以午未皆

屬南方耳黍色赤故曰其穀黍南方火星曰熒惑其應

四時之星當為熒惑也熒惑星七百四十四日一周天心主血脉是以

知病之在脉也其在五音則為徵以徵者火音也孟夏之月

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二分益二管率長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鐘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二分季夏之月律中林鐘黃鐘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凡此二管皆火氣應之火之生數三成

數七故曰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為焦故其臭

焦心之所收受者如此

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

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為鎮星是以知

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

中央戊巳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于脾而

外則開竅于口其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土精之氣其

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脉上連于舌本故病在舌本

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脾性安靜而統貫四藏

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土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

菁而其味甘故其穀稷之精氣上為鎮星故脾應四
時當為鎮星也鎮星二十八脾在體為肉是以知病之
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律書以黃鐘為濁宮林鐘當六
月管也五音以宮為主律呂初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
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為香故其臭香脾之所
收受者如此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開竅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腎其味
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為太白星是以知
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于肺而

其中心中
此說以心

外則開竅于鼻肺主氣鼻通氣故開竅于鼻其精則仍
藏之于肺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
胃中懸于背背為胃中之府故病在背陰陽應象大論
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
易以乾為金乾為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
穀稻金之精氣上為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太
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
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為商孟秋之月律中
三分裁一管率長五寸七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宮太簇
所生三分減二管率長五寸三分季秋之月律中無射
夾鐘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

素問卷一

四時

乏故其數九凡氣受金錢具為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

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藏精于腎故病在知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

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入通于腎而外開竅于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即大小便五常政大論云其主二陰以二陰居下腎主水實主之其精則仍藏之于腎耳水精之氣其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太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水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陰陽應象

大論曰水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坎為豕腎之所屬在坎故其畜彘者豕也

豆主黑色故其穀豆本草以豆之黑色者入藥水之精氣上為辰星

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辰星也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

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孟冬之月律中應鐘姑洗所生二分葢二管率長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鐘仲呂所生二分益二管

率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太呂蕤賓所生二分益二管率長八寸四分凡是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

數六凡物因水變則為朽腐之氣故其臭腐禮月令云與腐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故善為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

紀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為得道

此結上文而言善脉者之必察藏府也反四時者為逆順四時者為從善為脉者必察藏府之逆從及陰陽表裏雌雄相應之紀藏之心意之中合于精微之內彼非可教則不輕教此非真言則不輕授是謂得正道之傳者矣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此篇以天地之陰陽萬物之相應故名篇其義無窮學者當熟玩之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

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府也可不通乎與此同

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為主也帝言自

太極分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

地之道盡于是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

為綱散之為紀王註曰此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為之主持以立故為萬物之綱

紀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為之主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

謂之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為父母焉

六微者大論五常政大論皆以生為化終為萬物得是變其義同王注謂應化為為

變化之說

陰殺之也
王註曰此言寒暑之用也萬物

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為本為始焉

假陽氣溫而生陰氣寒而死然所以為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

居其中耳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元紀大論亦云寒暑之用也萬物

治病必求于本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

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

濁熱氣生清氣在下則生痰泄濁氣在上則生膈脹此

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膈脹起

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

有病亦以陰陽為本凡治病者必求于本可也試以天

地以陰陽為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

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

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

中有陰故其于萬物之生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

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于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

藏之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戮之謂也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

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之分之新校正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為長以乾為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異故

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

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

則生而為熱如今傷寒而反為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

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為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

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
 為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
 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
 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腹脹蓋有升而無降也此其
 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為逆也反是則為從矣
 故曰治病必求于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為
 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即當着人身說者觀下清氣
 濁氣之為在上生病口氣緊頂則陽化氣
 得從說

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
 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

出天氣者
 以說之

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

此亦即天地由陰陽以為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
 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為天則陽氣之至清者
 為天也積陰為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為地也然地雖在
 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為雲張子正蒙云陰為
 而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為雨正蒙云
 陽為陰
 升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為雨正蒙云
 陽為陰
 為雨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
 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
 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
 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為合一之妙者如此曷即入身觀

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湯液之類則出于上竅
耳目口鼻之為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
焉如汚穢之類則出于下竅前陰後陰之為二竅者皆濁陰
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焉如飲食
性有屬陽之類據日發日走日實日歸知其為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于腠理
以腠理主表為陽也指物蒙之陽氣言若物之主有屬
濁陰者焉如飲食藥物惟陰者主降故走于五藏以五
藏主裏為陰也指物類陰氣若物凡清陽之物實于四
肢以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如土指凡濁陰之物歸于六
府以六府變化物而不藏也指物有形人身之有陰陽

其清濁升降之妙何以異于天地哉

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云清陽發腠理

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也濁陰歸六府濁之濁者也濁陰走五藏濁之清者也皆指物類而言蓋
東垣以下文辛甘發散為陽一句牽屬成文不玩此節
上文天地陰陽雲雨之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為
指人身言不察清陽發四肢四句始為指物類言取其
氣味厚薄寒熱陰陽升降圖以氣之薄屬肺其藥主茯苓
苓氣之厚屬心其藥亦主茯苓味之厚屬腎其藥主大
黃味之薄屬肺其藥主麻黃蓋不分藥性自分經絡而
為此臆說也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
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舉水
火而足以盡陰陽矣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然故水為

陰而凡物之成于水者屬陰火為陽而凡物之成于火者屬陽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為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為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于形正以形體屬陰上文曰而味亦為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于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主人身之氣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于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吾人之精必歸于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物之氣言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

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為精之母故精歸于化耳所謂形歸氣者以氣生此形也氣為形之父故形歸于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于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于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中四句也其曰

陽為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一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

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混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

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

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適所以

傷此形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

在味為酸而酸又傷筋者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

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

形則萬物有味必有其氣豈不傷精又嘗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

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于化則既而精必化為氣

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于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

相須以有成耳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獨不能

傷人之氣乎左傳晉屠翫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為氣氣傷于味又

嘗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于人之氣則

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獨不能傷人之形乎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

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

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

散氣少火生氣按此節前氣字三主凡物之氣言後氣字六主人身之氣言

散氣此注
古氣味之
說至此注
有

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所由以盛衰也
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味出于
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
出于上竅然味之太體固為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味
之厚者為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為陰中之陽也氣之太
體固為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之厚者為純陽而氣
之薄者乃為陽中之陰也唯味之厚者為純陰所以用
之則泄瀉其物于下如大黃氣太寒味極厚為陰中之
陰主于泄瀉李東垣曰酸苦鹹寒
是味之薄者為陰中之陽所以用之則流通不至于泄
瀉也如木通澤瀉為陰中之陽主于
流通李東垣曰酸苦鹹平是也氣之薄者為陽中

之陰所以用之則發其汗于上如麻黃為氣之薄者陽
也升也故能發表出汗

李東垣曰辛甘
淡平涼寒是也氣之厚者為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

止于發汗也如用附子則太熱之類李
東垣曰辛甘溫熱是也若是者何也蓋

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

能當之而反衰矣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
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氣味之溫者

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尔生旺而益壯

矣如用參歸之類而
氣血漸旺者是也何以壯火之氣衰也正以壯火能

食吾人之氣故壯火之氣自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

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惟壯火

為能食人之氣此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必

散散則必衰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為能食少
 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則
 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按此節分明論萬物有陰陽氣
發泄為發熱及衰壯生散之義王註不明與
前後陰陽氣味俱無着非本篇之大旨也
 按湯液本草李東垣用藥法象云

氣之薄者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泄辛甘淡平寒涼是

也

茯苓 氣平 味甘 澤瀉 氣平 味甘 猪苓 氣寒 味甘

滑石 氣寒 味辛 瞿麥 氣平 味甘 車前子 氣寒 味甘

燈心草 氣平 味甘 五味子 氣溫 味酸 桑白皮 氣寒 味甘

天門冬 氣寒 味微苦 白芍藥 氣微寒 味酸 麥門冬 氣寒 味微苦

犀角 氣寒 味酸 烏梅 氣平 味酸 牡丹皮 氣寒 味苦

地骨皮 氣寒 味苦 枳殼 氣寒 味苦 琥珀 氣平 味甘

連翹 氣平 味苦 枳實 氣寒 味苦 木通 氣平 味甘

蔓荊子 氣清 味辛 川芎 氣溫 味辛 天麻 氣平 味苦

秦艽 氣微溫 味苦 辛平 荊芥 氣溫 味苦 辛 麻黃 氣溫 味苦 辛

前胡 氣微寒 味苦 薄荷 氣溫 味苦 辛

氣之厚者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

黑附子 氣熱 味大辛 烏頭 氣熱 味大辛 乾薑 氣熱 味大辛

乾生薑 氣溫 味辛 良薑 氣熱 味辛 肉桂 氣熱 味辛

桂枝 氣熱 味甘辛

草豆蔻 氣熱 味大辛 丁香 氣和 味辛

厚朴 氣溫 味辛

木香 氣熱 味苦辛

益智 氣熱 味大辛

白豆蔻 氣熱 味大辛

川椒 氣熱 味大辛

吳茱萸 氣熱 味苦辛

茴香 氣平 味辛

延胡索 氣溫 味辛

縮砂 氣溫 味辛

紅藍花 氣溫 味辛

神麴 氣大 味辛

戊濕其本氣平其兼氣溫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已土其本味鹹其兼味辛甘鹹苦在人以脾應之

黃芪 氣溫平 味甘

人參 氣溫 味甘

甘草 氣平 味甘

當歸 氣溫 味辛 一作味甘

熟地黃 氣寒 味苦

半夏 氣微寒 味辛平

白朮 氣溫 味甘

蒼朮 氣溫 味甘

陳皮 氣溫 味微苦

青皮 氣溫 味辛

藿香 氣微溫 味甘辛

檳榔 氣溫 味辛

莪朮 氣溫 味苦辛

京三稜 氣平 味苦

阿膠 氣微溫 味甘辛

訶子 氣溫 味苦

杏仁 氣溫 味甘苦

大麥蘗 氣溫 味鹹

桃仁 氣溫 味甘苦

紫草 氣寒 味甘

蘇木 氣平 味苦 鹹一作味酸

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

防風 氣溫 味甘辛

升麻 氣平 味微苦

柴胡 氣平 味苦辛

羌活 氣微溫 味甘平

葳靈仙 氣溫 味苦

葛根 氣平 味甘

獨活 氣微溫 味甘平

細辛 氣溫 味大辛

桔梗 氣微溫 味甘辛

白芷 氣溫 味大辛

藁本 氣溫 味大辛

鼠粘子 氣平 味辛

味之厚者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黃 氣寒 味苦

黃蘗 氣寒 味苦

黃芩 氣寒 味苦

黃連 氣寒 味苦

石膏 氣寒 味辛

草龍膽 氣寒 味大苦

生地黄 氣寒 味苦

知母 氣寒 味大辛

防己 氣寒 味大苦

茵陳 氣微寒 味苦平

朴硝 氣寒 味苦辛

瓜蒌根 氣寒 味苦

牡蠣 氣微寒 味鹹平

玄參 氣寒 味微苦

山梔子 氣寒 味微苦

川練子 氣寒 味苦平

香豉 氣寒 味苦

地榆 氣微寒 味苦鹹

愚按後世之醫用藥類知寒熱溫平而陰陽清濁升降浮沈之義則未之察故藥不奏效惟東垣能識此義其所列諸藥雖有未盡然大體不外乎此也

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泄為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

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

重平此申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于

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太體為陽凡

物之味太體為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為陽其味之辛

甘者亦為陽味主酸苦者固為陰其氣之湧泄者亦為

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湧

泄之品至于太過則陰勝矣陰承上文陰勝則吾人之

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屬陽分與手

足六陽用辛甘發散之品至于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

經皆是

而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品而陰分斯陰
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傷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
陰分與手足六陰經皆是以陽勝則太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
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
陰勝雖寒而寒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
是重寒也而至春為溫至夏為熱非重寒則熱乎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
熱也熱久則寒生
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凡上文寒熱俱主人身病體言此二句與下文文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
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形正以寒為陰而
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
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熱者能

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為陽而氣亦屬陽良則氣散而氣
斯病矣
第二節云陽化氣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痛
生焉所謂諸痛皆屬于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
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
為腫為痛復有相因之機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
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
為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
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為依附而病之相因者
又如此
按至真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
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栗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謂其氣使其平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

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未多甚則水閉附腫一句附附同乾音干

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

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動焉如

振掉挫動之類皆是也左傳曰風淫未疾熱氣勝者吾人之體

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

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癰腫之腫

與上文形傷腫之腫有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之所

傷者即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

乾焉如津液枯涸皮膚燥澁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

之體從之而浮焉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者是也

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焉脾胃惡濕喜燥而

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

論承此數語而又曰甚則水閉附腫蓋濡瀉者病之未

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為水閉及

水氣泛溢四支而外則為附腫較之濡瀉為尤甚焉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

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

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

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

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夏傷于暑秋必痲瘧秋傷于濕冬生
 欬嗽按天元紀大論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
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五志思憂恐其悲作思皇
甫土安言悲者以悲能勝恐取五志迭勝而言思者以脾
之志為思也又按重陰必陽至未十句與靈樞論疾診尺
篇第十七節大義相同又按春傷
于風四句與生氣通天論大同

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
 夫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然是寒暑燥濕風乃天
 之所生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
 以生長收藏而寒暑燥濕風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
 屬木主生而風之所以生也夏屬火主長而暑之所以
 生也長夏屬土主化而濕之所以生也秋屬金主收而

燥之所以生也冬屬水主藏而寒之所以生也人有肝
 心脾肺腎之五藏以化五藏之氣而喜怒哀憂恐之五
 志從茲而生焉蓋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
 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也故喜怒之所生者皆生
 于吾人之氣則喜怒不節遂能傷吾人之氣也舉喜怒
 而凡思憂恐可知矣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
 恐傷腎者是也寒暑之所勝者皆勝于形則寒暑能傷
 吾人之形也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推矣如上文風勝
 則動五句是也上文言寒傷形熱傷氣而此皆言傷形
 者蓋彼乃折而言之以寒形屬陰熱氣屬陽此乃統而

合類云重陰必變陽
證重陽必變陰證
冬陽干寒八句乃其
旨也冬秋時之陰也
寒濕氣之月也冬
傷寒秋傷濕謂
之重月冬傷寒而
病溫秋傷濕而
病寒皆重月而受

傷也且暑氣之月
心春傷風寒傷
者謂之重陽春
傷風而後泄夏
傷暑而後痲瘡
皆重陽而受月
證也正義詳
見于生氣通天命

言之則形可以兼氣也不惟是也暴恣者猝暴而怒也
肝在志為怒舉痛論言怒則氣上則暴怒者氣皆并于
上而營氣不能下生矣暴喜者猝暴而喜也心在志為
喜舉痛論言喜則氣緩則暴喜者氣為之緩無所主持
而衛氣不能外達矣正以怒之過者氣必厥逆上行而
喜怒之過者脉必因暴而滿均足以有傷也故知喜怒
不節寒暑過度者其生乃不固耳何以見寒暑不可過
度也蓋時之屬陰者而復感于寒則重陰必陽熱證乃
作時之屬陽者而復感于熱則重陽必陰寒病乃生試
觀冬傷于寒寒毒藏于肌胃至春當為溫病春傷于風

風氣通于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留連至夏當為飧泄
之證生氣通天論曰春傷于夏傷于暑暑汗不出至秋
涼氣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瘡生氣通天論同秋傷于濕則濕
蒸而為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為
欬嗽之證故即春夏之病則重陽必陰之義可識矣即
秋冬之病則重陰必陽之義可識矣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有冬傷於寒
四篇乃以改行秋令等義為說是有關於時令而無關於人事且非人人可病非本節之經旨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脉會通
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
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

表裏其信然乎別彼劣切

六帝問上古聖人，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骨度等篇人有

藏府，則別列之。如靈樞經水腸胃論等篇人有經脈，則端絡之。如

樞經脈有六合，則會通之。如靈樞經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

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有氣穴論肉之太

會為谷，小會為谿，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

骨空論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如本經有皮部論等篇四時陰陽盡

有經紀，如本篇下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而氣形志論有大陰與

陽明為表，裏之謂也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

心肝主目，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

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

在色為蒼，在音為角，在聲為呼，在變動為握，在竅為目，在

味為酸，在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

辛勝酸。此節大畧見天元紀大論唯五運行大論文較此更詳

此五節，伯詳五藏之通乎三才者，而對之，見上古聖人

所以如上節所云者，以其盡三才之道也。東方主春，陽

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

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木性屬酸，故酸生肝

諸筋者皆屬於肝，故肝生筋。木主生火，故筋生心。目者

肝之竅故肝主目又嘗即天地人而統言之不過一理焉耳其在天也為玄玄者冥漠之稱其在人也為道道者共由之理其在地也為化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玄則玄功若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又言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風在地五行為木在人五體為筋在五藏為肝在五色為蒼在五音為角在五聲為呼在五變為握指木為未在五竅為目在五味為酸在五志為怒名雖萬殊

理無二致皆屬之干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藏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主悲為能勝怒在天為風風氣通于肝則傷筋惟西方燥金為能勝風在味為酸酸太過則傷筋惟西方味辛為能勝酸此皆金能尅木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脉在藏為心在色為赤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在變動為憂在竅為舌在味為苦在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此段者良

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極則生火火性炎上其
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屬苦故苦生心諸血
者皆屬于心故心生血脾屬土火生土故血生脾舌為
心之苗故心主舌此缺在天為玄六句者蓋天地人之
太義盡于上節餘四節不必重言也
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熱在地五
行為火在人五體為脉在五藏為心在五色為赤在五
音為徵在五聲為笑在五變為憂在五竅為舌在五味
為苦在五志為喜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火而
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
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喜喜太過者則傷心惟腎志為

同

怒為能勝喜在天為熱熱勝則傷氣惟北方之寒為能
勝熱在味為苦苦太過則傷氣唯北方之鹹為能勝苦
此皆水能尅火故制其所勝者如此按舊本新校正云
詳此篇論所傷之
肯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
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
血鹹傷血是傷已所勝西方云熱傷皮毛是披勝傷已
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
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色為黃在
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在竅為口在味為甘在志
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一陰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為雨其濕遂生物上善

二陰合蒸以生濕氣愚謂正合趨卦濕氣薰蒸濁者下凝故濕生王土氣

沖和故土生甘五藏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

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

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為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

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濕在地五行為土在入五體

為肉在五藏為脾在五色為黃在五音為宮在五聲為

歌在五變為噦按靈樞口問篇帝有問噦問噦之異王註以噦為噦者非在五竅為

口靈樞本藏篇以唇之揭從堅脆偏正則口信為脾之竅在五竅為甘

在五志為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土而已然

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藏之所不勝者為能

制之也故在志為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本主怒為

能勝思在天為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為能

勝濕在味為甘甘太過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為能勝

甘此皆木能尅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

主鼻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色

為白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欬在竅為鼻在味為

辛在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

苦勝辛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熱大素乃曰燥傷皮毛熱勝燥而燥極亦熱故經

同

文以熱言者
本有大義

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
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故
金生辛人之五藏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
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生腎肺主氣鼻
通氣故肺主鼻又掌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
氣為燥在地五行為金在人五體為皮毛在五藏為肺
在五色為白在五音為商在五變為欬在五竅為鼻在
五味為辛在五志為憂各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
金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

勝者為能勝之也故在志為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
火之喜為能勝憂在天為燥燥之過者則熱熱傷皮毛
惟北方之寒為能勝熱在味為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
惟火味之苦為能勝辛此皆火能剋金故制其所勝者
如此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
耳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色為黑
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在變動為慄在竅為耳在味為鹹在
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五

運行大論亦曰寒傷
血太素作寒傷骨

北方主冬冬時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水生之故髓生肝腎屬北方位居幽隱聲入則通故腎主耳又聾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寒在地五行為水在人五體為骨在五藏為腎在五色為黑在五音為羽在五聲為呻在五變為慄在五竅為耳靈樞本藏篇以耳之高下堅脆偏正驗腎之高下堅脆偏正則耳信為腎之竅在五味為鹹在五志為恐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水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藏

之所不勝者為能制之也故在志為恐恐之過者則傷腎惟脾土之思為能勝恐在天為寒寒之過者則傷血唯燥從熱生者為能勝寒在味為鹹鹹之過者則傷血惟五味之甘為能勝鹹此皆土能尅水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按天左地右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水者生成之終始也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

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
 曰承之上下者每歲司天為天在泉為地而為萬物之
 上下也按五運行大論岐伯分明以司天在泉為說王註以天覆地載解之者淺萬物生于
 陽成于陰而身人言之血為陰氣為陽故男為陽而不
 專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為陰而不專有血且有
 氣陰中有陽也則陰陽在人即有血有氣之男女也而
 萬物可類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
 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
 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上謂司天左右
 者諸上司天見厥陰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謂左間見少陰
 右間

陽明

少陰左太陰右厥陰左間見太陽太陽左少陽右少陰司天
左間見少陽少陽左陽明右太陰左間見陽明陽明左
 太陽右少陽右間見太陽太陽左厥陰右陽左間所
 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
 帝曰何謂下在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在左陽
 明右太陰左間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在左太陽右少
 陽右間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在左厥陰右陽明左間
 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在左少陰右太陽右間陽明在
 上則少陰在下在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太陽在上則太
 陰在下在左少陽右少陰右間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

其見也司天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泉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南面左東也右西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王註釋上卡異位左右殊也

天元紀大論云徵信也驗也兆先也言水火之寒熱彰

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

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夫天地陰陽之妙如此自人身

而言之有陰氣焉乃所謂營氣也有陽氣焉乃所謂衛

氣也營氣者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

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曰營氣靈樞營衛生會

篇所謂營氣出於中焦又曰清者為營是也然陰性精

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故曰陰在內所以為

陽之守也陽氣者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

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曰衛氣靈樞營衛

生會篇所謂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濁者為衛是也然陽

性慄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

故曰陽在外所以為陰之使也按此黃帝紀有以師兵為營衛二句夫營者

將之所居在內衛者兵之所護在外內經營衛二氣之意正借此意各之後世不明此義蓋因營榮一字素問

互書而難辨亦然皆未考靈樞全其升降之妙無非天

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可以符合者如此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

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

耐

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乾音干寃音寃能

音耐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其耐作能蓋古以能耐通用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亦有能作耐數音寃

夫人身之陰陽有同於天地之陰陽則人之善養者當

法天地之陰陽也故帝以法陰陽為問而伯以陽陰偏

勝為病者言之正以見陰陽不可不法也蓋營衛和平

者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餘則陽勝矣陽

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息麤氣不得其平故身為之

俯仰也俯仰也惟腠理之閉故汗不出而熱陽明熱盛故齒

乾熱內蒸故煩寃至腹滿而死蓋熱極則能成脹也冬

則寒盛夏則熱盛今陽勝而諸熱皆盛所以耐冬不耐

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矣陰勝則身冷冷

則腠理開開則冷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按

論政伯曰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蓋言足之三陽經其氣衰不勝足之三陰經則為寒厥帝曰寒厥之為寒也

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政伯曰陰氣起于五指之表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

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愚謂膝下者膝之內廉下也外為表裏為內乃膝之內廉也且厥有熱厥而此言

其厥者以陰厥則腹滿死蓋寒極亦能成脹也見厥論

夏則熱盛冬則寒盛今陰勝而諸寒皆盛所以耐夏不

耐冬也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狀耐受者如此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政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

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自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即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入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為天

癸之始男子以二八為天癸之始惟于七者損之八者益之即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是也則吾之衛氣不至于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耳何也人年不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漸而高則體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者則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強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方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自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陰陽

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爲之事則爲之恬澹之
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欲快志於其中上古天真論云恬憺虛無
真氣從之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人之治身也固不
至于陰陽偏勝而亦無假于七損八益之知皆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
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
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于上并於上則上
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
其精并于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
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

也人

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此言人身之形體無非象乎天地故如上文所謂法陰
陽者有由也人以耳目爲上體也凡右耳目不如左耳
目之聰明者何也亦以頭象乎天而已蓋天位乎上其
形體東南雖滿而西北不足故西北方陰也左耳目屬
東南爲陽右耳目屬西北爲陰今天不足西北宜乎人
之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也本旨而言人以手足爲
下體也凡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者何也亦以身象
乎地而已蓋地位乎下西北雖滿而東南不滿故東南
方陽也右手足屬西北爲陰左手足屬東南爲陽今地

不滿東南宜乎人之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也然此
乃天地陰陽之氣使然耳東方者陽也陽者其精氣上
升而并于上并於上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上明而下虛
故天足東南左耳自宜聰明也地不滿東南左手足宜
不便也西方者陰也陰者其精氣下降而并于下并于
下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下盛而上虛故天不足西北右
耳目宜不聰明也地滿西北右手足宜便也故使在上
頭在下足者俱感于邪其在上者則右耳目之病甚以
天不足西北也其在下者則左手足之病甚以地不滿
東南也凡曰甚者以天地之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

之者為尤甚耳由此觀之則人之形體無非與天地相
參也其所以法陰陽者以此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為萬物之父
母清陽上天濁氣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
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唯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
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天氣通于肺地氣通于嗌
風氣通于肝雷氣通于心谷氣通于脾兩氣通于腎六經
為川腸胃為海九竅為水注之氣以天地為之陰陽陽之
汙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
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五里據下文當從理嗑音益漢史宣帝崩昌邑王至京師
不與云嗑痛即咽喉也其咽音烟暴氣下本一作暴風似于
雷字不通
宜從氣字

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乎天地而人
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為天其氣至精在下為
地其體成形天元紀大論鬼史庫曰在天為氣在地成
謂木火土金水天有八節之紀地有五行之理故天以
精地以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所以為萬物之父母
其清陽則上于天其濁陰則歸于地陰陽升降即天地
之動靜也是故天地之動靜有神明存焉以為之網紀
即首節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丑蓮行大論黃帝問鬼
史區曰天地之動靜神

明為之故能以生長收藏乎萬物終而復始如環無端
也惟賢人者以頭象乎天也乃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
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藏在人身之中也
乃中傍入事而脩之以養五藏通二才以善養其身非
賢人不能也古天真論岐伯曰賢人者法則天地象
以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氣
交變大論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然人所同于天地者
不寧唯是人之五藏上通于喉嚨其氣至清吾人之聲
音從此而發靈樞經變無言論少師曰喉嚨者氣之所
以上下者也俗云氣喉是也此喉在前通
于五藏左聲音之出入有會厭以為之開闔若飲食
食入于咽喉者經此而過亦賴會厭以為之遮閉唯肺
為五藏之華蓋而上天之氣至清者也乃于吾肺而相

通焉亦云五氣入鼻藏于心肺心人之六府上通于咽喉咽

喉者即嗑也吾人之飲食從此而入靈樞經少節曰咽喉者水

穀之道路也俗云食喉是也唯咽喉為水穀之道路而

名曰嗑此喉在後通于六府六節藏象論故伯

地氣至濁者也乃於此嗑而相通焉日地食入以五味

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別論故

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五味入口藏于胃以

藏氣足厥陰肝經屬木上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

又曰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藏為肝此天之風氣所以

通于肝也雷為火心亦屬火雷主有聲而心之聲為笑

亦主有聲此天之雷氣所以通于心也谷至空虛脾能

運化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于脾也雨為水腎

亦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于腎也手有三陽三陰經

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陰

經自腹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

之流脉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為川也胃為倉廩之官

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垢納汗小腸為受盛之官大

腸為傳道之官此腸胃之所以為海也頭有七陽竅二

目二鼻一下有二陰竅前陰後陰人身止有此九竅耳有此九

竅則氣從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天地之陰

陽為吾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泄是

夫

即陽之汗也陽氣者其可名以天地之雨乎人有陽氣

即上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之疾風乎張子正蒙云

不入則周旋人有暴氣即一時暴鼓擊有聲其可以象

天之雷乎正蒙云陽在內者不得人有逆氣逆上其氣

必上天之陽氣上積而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人之

一身通于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法天之紀用地

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此治字直從上節賢人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

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

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

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圖之貴早正以天地之邪各

有所害而不得不治之也故邪風之至于人身也猶之

風雨之速邪風即上古天真論之虛邪賊由皮毛而入

肌膚入筋脉入六府入五藏其行甚速也善治者方其

入皮毛時即從皮毛而治之其次者則從肌膚而治之

又其次者則從筋脉而治之此正皮部論經刺論治經

內府內又其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

藏而治之但治五藏者邪已入深猝難為力誠半生而

半死也皮部論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入于皮則脉

理開開則邪入下絡脉絡脉滿則生經脉經脉

病則入舍于藏府也經刺論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
舍于去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
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相
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

上文言天氣通于肺肺為五藏之華蓋言肺則五藏皆

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凡風寒暑濕燥火皆

是也即上靈樞憂悲無言論之所謂喉嚨上文言地氣通于嗌由嗌而入

乃六府也故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蓋水穀雖所

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皆足以傷人也即上憂悲無言

論之所謂咽喉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氣

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又亦鍼解

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入也必從足始故地

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夫邪之傷人也不同其行

為至速者無異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

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

始合

此言善鍼者之有法也上文言由皮毛而漸入藏府則

在外為表在內為裏在表為陽在裏為陰善用鍼者知

陽病必行于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出于陽知陰病必

行于陽也故從陽以引之而入于陰難經六十七難曰

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
俞在陽此乃指背腹為陰陽特下端耳然鍼法之從陰

引陽從陽引陰不止于此蓋推終始禁服四時氣篇人迎脈盛為陽經病則寫陽補陰氣口脈盛為陰經病則寫陰補陽從陽引陰之法也凡人身身經絡左與右同

我與彼同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

以表治裏按經刺論以邪之入于經者為巨刺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者為經刺經刺者以左取右

以右取左其所謂大絡者十五絡也巨凡病之邪氣盛則實者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者失之不及當觀過與

不及之理所見精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

法庶不至于危殆矣內經以入之有病為有過脈要精微論云故乃可診有過之脈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

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沈

滑瀉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別彼

此言善診者之有法也診視驗也診之為義所設者廣凡望聞問切等法皆可以言診也

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脈別論之謂據此節所言則

必察其色以色者神之所形也按其脈以脈者血之府

也此語見脈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在陽經復審其

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按靈樞五

日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

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

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

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觀者有也觀後者臂

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

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臍也臍以下者脛也當脛

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壺者膝膈也此五藏六

善診者
察色
按脈
此

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脹赤甚者視其喘息聽其音聲

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五藏有聲而聲有音肝聲

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

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而和音

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

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沈而

深音聲相應則無病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

經精微論云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如規之圓也

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

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按其尺寸觀脈之浮沈滑

瀦而知病脈之所生以治者何經平人氣象論言欲知

診諸病靈樞論疾診尺篇可以診尺知病然此乃有病

之人也及無病者而皆診以知之則不至於有所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

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此言善治者之有序也方夫病之始起也其邪未盛可

即刺之而病自已已止也其邪盛者可待其勢之既衰

以刺之而病亦已王註云病盛取之毀傷真氣故其盛

毀因其衰也夫病之始起而刺之即已所謂因其病勢

之輕而發揚之耳即下文其在皮及其盛而必待其衰

所謂因其病勢之重而漸減之耳重即上文至於末後

則病勢既衰當因其邪氣之衰而使正氣之彰斯則初

中末三治之法所謂初則發攻中則調和末則收補者

是也治病者不可不知哉才、節雖言用鍼而用藥之理亦不外是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此言用藥者之不偏也上文曰味歸形形食味則形不足者當溫之以味也而茲曰溫之以氣上文曰氣歸精

精食氣則精不足者當補之以氣也而茲曰補之以味

正以上文又曰味傷于形則傷于味者亦能傷形也而

味不可以無氣故戒之曰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毋專

用味焉可也所謂獨陰不生者是也如用陰味之藥必兼以陽氣之藥

上文又曰氣傷精則偏于氣者亦能傷精也而氣不可

以無味故戒之曰精不足者當補之以味毋專用氣焉

可也所謂孤陽不成者是也如用陽氣之藥必兼以陰味之藥王註以氣為衛氣

者非蓋溫之以氣以衛氣為解則補之以味豈人身亦有味乎然氣為陽故曰溫味為陰故曰補神聖之立言有法也如是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于內其

有邪者瀉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慄悍者按而

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

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

瀉、痰、賜、反、慄、必、逸、反、悍、音、汗、掣、當、依、掣、導、引、之、義

此舉治病之法而悉言之也病之在高者因而越之謂

吐之使上越也病之在下者引而竭之謂疏之使下竭

也乃濕在下宜利小便之義中滿者寫之於內謂畜積有餘腹中脹

滿當從而寫之也靈樞經論五藏六府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但今之醫士不

敢言寫而病人恐寫致使中滿之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意與其寫遲而死孰若寫早而愈故靈樞經疾寫

之音深哉其有邪者當從而汗之而其汗頗多其形似清也

蓋以邪之在皮者當汗而發之耳即上文所謂善治者

治皮毛是也其慄悍者謂邪氣慄悍疾利既按摩以散

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有實者謂有形如

積塊之類當散而寫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義以

推之上文為中滿而此為瘕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在陽以別其邪之為

柔為剛難經十難以五藏之邪相干為剛以六府之邪

相干為柔蓋陽經為府邪始感故為柔陰經為藏邪入

深故為剛大義見靈樞經邪然陽病必行于陰故陽病治

陰則從陰以引于陽而陽病可去陰病必行于陽故陰

病治陽則從陽以引於陰而陰病可去此二句與上文

引陰二句相表裏凡六經血氣或血多氣少或氣少血多或氣

血皆少或氣血皆多各守其鄉氣血多少之義見血氣形志論靈樞五音五味

及九及九其血實者宜疏決之謂破去其血如決水之義大

見靈樞經禁服血絡等篇其氣虛者宜導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於

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其義論離合之數故名篇此與靈樞經結

篇裏寫
表相

黃帝問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陽三陰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三數字俱上聲陰陽者數之可十數

語又見五運行大論
靈樞陰陽繫日月篇

此言天地陰陽之數無窮而人身必應之也帝問天為陽地為陰而一歲之中十日象陽一月象陰月有大小積至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而人亦應之今人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亦當與天地之陰陽相應而茲

有不應者何也伯言天地之陰陽數為至積其始也數之可十推之則可百其既也數之可千推之則可萬至于萬之大不可勝數然數之不可勝數者離也析而言之也其數之萬而千百而十者合也統而言之也其為要則一也豈有人之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也哉手足三陰三陽應日月陰陽之義倫載靈樞陰陽繫日月等篇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陽陽子之正陰為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變其在久者亦數之可數塞入声數俱上声

此兼上文而言萬物之生必本于陰陽遂推人身之陰陽亦數之有可數也天覆乎上而其氣下降地載于下而其氣上升則萬物在其中者于是乎生長收藏也方其未出地者地之下為陰處于陰之中命曰陰處又名曰陰中之陰及其出于地而生者地之上為陽似當命曰陽處然亦不離于陰也命曰陰中之陽陽施正氣而萬物以生陰為主持而群形乃立故生長收藏因于四時而未始失其常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使四時之氣失其常則天地之氣為之四塞此乃陰陽之變不可勝數而其在于人則數

之可數豈有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者乎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

此言足三陽經有離合之數也帝問人身有三陰經有

三陽經分之而為各經合之而為表裏其離合何如伯
 以足之三陽言之其曰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
 也然雖曰聖人而眾人形體亦猶是耳在前者名曰廣
 明廣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廣
 明前者上也廣者大也上南方也人之形體以心腎衝
 脈在後名曰太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太衝
 按骨空論云衝脈者起于氣衝則此所謂太衝者正此
 衝脈也按上古天真論亦稱曰太衝蓋尊之之辭非足
 厥陰肝經之太衝穴也一本誤指為太衝之地名曰少
 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太
 陽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結於命門

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即所謂睛明穴也名曰陰中之陽
 蓋言為足少陰經之陽經也夫然則足之太陽與足少
 陰為表裏也可知矣上文曰前曰廣明是中身而上名
 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
 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胃脈行腹中在脾之旁計在三
 四行則太陰之前名曰陽明者胃也行而脾脈行在胃脈之旁計在
 然其胃之形體居中脾居右旁其前後亦猶是也陽
 明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次指端之厲兌名曰陰中之
 陽蓋言為足太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陽
 明大者鉗耳也愚意明起於厲兌結於頰大
 云鉗耳者頭維穴也夫然則足之陽明與足太陰相為
 表裏也可知矣厥陰者肝也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

者膽也少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四指端之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蓋言為足厥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
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窓籠窓籠者耳中也愚云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離合也
其離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也為陽之表其義曰開陽明者二陽也為陽之中其義曰闔少陽者一陽也為陽之裏其義曰樞非樞則無所立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陽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于手脈宜主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一陽者脈之皆為陽也

所謂三陽之離合者如此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為陽內者為陰然則中為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于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與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于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
此言是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為陽經則在內者為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為陰經其衝脈則在下而居衝脈之上者脾也脾者名曰太陰王註云衝脈在脾之下故

言其衝在下也靈樞動輸篇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太陰經脈之行其根足下觀此則脾在大衝之上也

起于足大指內側之隱白名曰陰中之陰蓋言為陰經中之太陰也

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為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

腎之位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足太陰之脈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膕內循脛骨後凡少陰之脈起于少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必上膕內由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

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之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蓋言為陰經中之少陰也

為足太陽之陰經也可知矣腎之前近上則為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

腎藏之前近上則肝之位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足少陰之脈循內踝之後上膕內廉足厥陰之脈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足太陰之厥陰經脈之行後上膕內由此則少陰之前名厥陰也

其根起于足大指端之大敦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純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所謂厥者盡也

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

也結于玉英玉英即在脛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

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

也結于玉英玉英即在脛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

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

也結于玉英玉英即在脛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

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

也結于玉英玉英即在脛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

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

也結于玉英玉英即在脛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

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為陰之外其義為開厥陰者一陰也為陰之盡其義為闔少陰者二陰

也結于玉英玉英即在脛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為少

也為陰之中其義為樞非樞則無所主非闕則無所入
 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陰經之所
 以不得相失也其脉搏擊于手脉宜主沈然勿至太沈
 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陰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
 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一陰者脉之皆為陰也所謂三
 陰之離合者如此

陰陽難難積傳為一周氣裏形表而為相成也
難難當作衝衝
 此承上文而言陰陽雖有離合然必衝衝往來始自手
 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太陽小
 腸手少陰心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

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積傳至于水下二刻為
 一周身水下百刻為五十周於身其脉氣則行於裏其
 形體則表于外而陰陽離合之際實有相成之妙尚何
 人之陰陽有不合于天地之陰陽哉

○陰陽別論篇第七 據篇中有別於陽者如病處也等語則別當作彼劣勿言陰經陽經及陰脉陽脉皆當知所分別故各篇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
 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脉
 此即前篇人有陰陽合于天地之陰陽之意也四經者
 肝心肺腎為四經而不言脾者寄旺于四經之中也十

二從者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之行相順而不悖也伯言四經應春夏秋冬之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蓋以十二月正應十二脈也十二月春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膽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則合四經而兼之脾與胃也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腕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特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

此言各經分陰陽乃診脈者當別其陰陽也言脈分陰陽諸經知陽經者當知陰經知陰經者當知陽經正以陰陽離合相為表裏也如靈樞經脈篇診肺脈之盛者則寸口大二倍于寸口診肺脈之虛者則寸口反小於寸口診大腸之虛者則寸口大二倍于寸口診大腸之盛者則寸口反小於寸口診大腸之虛者則寸口反小於寸口之類

凡陽經有五正以一府之中包藏五府之脈故五五有五二十五陽由此推之則一藏之中包藏五藏之脈亦五五有五二十五陰所謂陰經者五藏之真脈也真藏求現其藏已敗敗者必至於死也真藏脈見者死大義見平人氣象論所謂陽經者乃胃腕之陽也蓋胃為五藏六府之本主雖有五五二十五陽之異而實不外乎胃脈之見耳必言者為

有胃氣而凶則無胃氣也人惟分別陽經有病者則知其生病之期分肉部分分別陰經有病者則知其生死之期無不知之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生半死也故生死之期可決耳然知之似有不同陰陽本無一致即如手之三陽自手走頭手之三陰自臂走手表裏無間一而已矣故能分別陽經者不但知病之期抑亦知病所忌之時分別陰經者真可以知生死之期謹熟此分別陰陽之法無與衆人謀之而為其所惑也此節陰陽言陰經陽經也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教音

此言脉體分陰陽亦診脉者所當知也凡脉有去來故即去至而陰陽分脉有動靜故即動靜而陰陽分脉有遲數故即遲數而陰陽分其法有如此者以此而別陰經陽經之病則藏府表裏衆不能惑凡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此節陰陽言陰脉陽脉也

凡持真脉之藏脉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一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上文言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矣又言別於陰

者知死生之期此遂以五藏真脉見者而决其死期也
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
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蓋以五行之相尅為期至所
不勝而死也今凡真藏脉來見者肝脉至于懸絕肝屬
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庚辛日為一八又至庚辛日為
十八日當死假知自甲子日至心脉至于懸絕心
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為一八今日九日者亦
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脉至于懸絕肺屬金自庚
辛日而數之至八日為丙丁又至丙丁日為十八日當
死今日十二日者自庚辛而數之乃庚辛見庚辛也腎

脉至于懸絕腎屬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己日為七
日當死脾脉至于懸絕脾屬土自戊己日而數之至甲
乙為八日今日四日除戊己日至甲日也當死壬註以五行生
成之數釋
乏不明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
其傳為息貫者死不治貫奔同按此與下二節言一陽一
為解今據二陽證候全是足太陽膀胱經與手太陽小腸
經無涉其一陽亦是足少陽膽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無涉
然則二陽亦是足陽明胃經
與手陽明大腸經無涉也

上文言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故此
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舉二陽之病言之

也夫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為倉廩之官主納水穀而
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
不得隱曲之事鬱之于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
始焉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
故知胃病發于心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
之氣而血脈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
云中焦必帶脂蒸
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化而為血又由是則血枯
以奉生身今血既不化月事何由而下又由是則血枯
氣鬱而熱生熱極則風生而肌肉自尔消燦矣故謂之
風消也又由是則火乘肺金而喘息上貴痰嗽靡寧矣
此非肺積之息
貴乃喘息而貴若是則心主血肺主氣脾為五藏之原

胃為六府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決之曰

死不治也

王註謂腸胃為病心脾受之何以謂心脾受
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為女子不月脾味

不化為男子少精豈女子無關於脾而男子無關於心
乎况此節專為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
當詳推之

曰三陽為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腦疝其傳為索

澤其傳為頰疝頰疝時究反音音掄頰按海篇直音頰即音
頰廣韻徒回切今以廣韻為的但內經俱

主病言其
類頰同用

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

胱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
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

膀胱其支者從膈內下貫脾挾脊內過
解樞從解外下台膈中以下貫膈內故在上者邪為病

則發寒熱在下有邪為病則為癰腫及為痿為癢為瘖為喘
 瘖也痿無力也厥足冷而氣逆也素問明有喘肺腸也
 瘖酸也及其傳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
 皆散盡矣又其傳也陽氣下墜陰脉上爭上爭則寒多
 下墜則筋緩故畢垂縱緩內作類疝按原病本曰癰疝
 痛也又丹絃言癰疝其狀陰囊腫絀如升如斗不痒不
 痛得之地氣卑濕所生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又據至真
 要大論陽明司天亦有丈夫類疝據脉解篇婦人小腹
 腫者亦各類疝則癰疝亦在小腹中丹絃似非的說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為心擊其傳為膈
 此舉一陽之病言之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一陽為
 陽之初生今已發病則氣少少陽本有相火火盛則乘

肺故善欬膽木來侮土故善泄木盛則火衰心氣不足
 故其傳也其心必擊不能自寧又其傳也則木盛土衰
 如靈樞上膈篇所謂飲食入而還出者是也其病主為
 膈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脾肝微甚為膈中熱論
 論諸水病有三公胃腕膈風論論胃風膈塞不通此皆
 膈之為證以靈樞上膈篇為
 主王註謂膈塞不便者非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皆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按評熱
 論刺熱
 論靈樞五變
 論俱有風厥
 此舉二陽一陰之病以言之也二陽者胃也一陰者肝
 也金匱真言論謂肝經為病發驚駭靈樞經脉篇謂胃
 病聞木聲則惕然而驚二經之脉胃自頭以行于足肝

自足走腹皆無與于背者而此曰背痛意者陰病必行于陽也噫氣轉也又曰飽出息也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為噫也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觀此則胃心之欠氣相引也靈樞經脉篇言胃脉為病有數欠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腎為欠今日善欠者胃之病也若此者必併四病而兼有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于風肝實主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生耳

一陰一陽發病善脹心痛善氣

此舉二陰一陽之病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膽經也膽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乘心火故心痛膽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膽為怒者是也

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肢不舉此舉三陽三陰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三陰者脾經也膀胱之脉自頭背下行于足而脾脉主于四支故二經不足發為偏枯及為痿易與四支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為痿也

鼓一陽曰鈞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

石陰陽相過曰滑滑作流靈樞本輸篇

此舉五藏之脉體言之也一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

陽而脉即來盛去衰者曰鈎乃微鈎也心之脉也一陰

者微陰也指下鼓動一陰而脉來輕虛以浮者曰毛乃

微毛也肺之脉也鼓動陽脉而其勢勝急不至於太急

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脉也鼓動陽脉而陽脉似絕曰

石乃微石也腎之脉也陰陽二脉相過無能勝負正平

和之脉其名曰濇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脉也此曰陰陽

以脉體言就其浮沈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即前去者

為陰六句亦以陰陽名脉體王註仍以一陽一陰為三焦與肝則鼓陽之陽與陰陽相過之陰陽將屬之何經

乎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薰肺使人

喘鳴陰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

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

此言營衛二氣貴於和不貴于偏勝而和則陰陽之氣

生偏則陰陽之氣滅所以經氣從是而絕也陰氣者營

氣也陰在內為陽之守陽氣者衛氣也陽在外為陰之

使苟陰氣偏勝而爭於內或陽氣偏勝而擾于外則偏

勝者為剛而不能柔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毛魄汗外

泄未能閉藏燥極熱生熱極寒生四肢厥逆而起起則

薰肺肺因氣逆喘鳴交作蓋肺為五藏之華蓋而肺經
若此餘經之病至矣殊不知陰之所生和則曰和不和
所以為爭為擾而為剛也是故剛與剛則陽氣不能勝
陰而從是破散生氣通天論云備氣散解或陰氣不能勝陽而從是
消亡痺論岐伯曰陰氣者所謂剛與剛者氣血俱淖之
謂也淖則剛柔不和諸經之氣以漸而絕矣此節陰陽
言營衛二氣也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
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
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四日而死之死全元起作四日而巳者通

詳上下文義作死者非梓音闕

此言藏病相傳者有生死之分也本經屬陰而以尅我
者來尅之謂之死陰如下文火乘凡死陰之屬其病不
過三日而死本經屬陽而以生我者來生之謂之生陽
如木來乘凡生陽之屬其病不過四日而已所謂生陽
死陰者如肝之心謂之生陽木來生火也心之肺謂之
死陰火來尅金也不但是也腎屬足少陰肺屬手太陰
以肺乘腎乃母來乘子陰以乘陰謂之重陰病日深矣
脾屬足太陰腎屬足少陰乃乘所不勝陰以侮陰謂之
關陰病日危矣皆死陰之屬之義也故謂之曰死不治

也

結陽者腫四肢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三陰結謂之水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氣邪同靈有少陰之大絡循陰股內廉邪入胸中則古蓋斜邪通用

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為腫為便血為石水為消為隔為水為喉痺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疏暢也非結脈是結脈則下一結二結三結何以診之王註以凡手足二盛為再結二盛為三結則盛脈非可以言結陽經為府主表陽經結者四肢必腫蓋四支為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為藏主裏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營

氣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惟陰經既結則血必瘀積而初結則一升再結則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為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即陰盛陽虛也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為石水其少腹則必腫也大奇論有腎用并沈為石水靈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腫脹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篇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是有說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二陽者足陽明胃也陰陽者有水與澤蓋積聚之類也黃帝曰二陽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者陽明也按此篇止謂曰消至脈要精微論有痺成爲消中奇病論有轉爲消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本經通評虛實論皆曰消痺氣厥論有肺消鬲消種種不同須知參以後世三消之說則知五藏皆有消痺之證其間各有所

指上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肺消病幾云上消者肺也
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
治宜流濕少潤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
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而
言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欲飲
諸脉軟故皆氣實血虛也亦指上消而言今按素問氣
厥論有云心移熱于肺傳為膈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篇有心脉微小為消痺又有肺脉微小為消痺此正上
消之義還兼心肺為是非獨肺也東垣曰膈消者以白
虎加入參湯治之中消者又名消中又名內消病幾
云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黃熱能消穀知其
熱在中焦也宜下之陳無擇云消中為脾痺熱減則為
消中神珍左云內消者由熱中而作小便多於所進飲
食而反不得屢極短氣何問曰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
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東垣曰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
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饑飲水多食亦饑虛則消
成為消中也調胃承氣三黃丸治之今按素問脉要精
微論帝曰診得胃脉何如岐伯曰脉實則脹虛則泄帝
曰病成而變何如岐伯曰痺成爲消中又按通評虛實
論岐伯曰凡治消痺作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

則膏粱之疾也又腹中論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
者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瘖芳草發狂夫熱中
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芳草石藥
是病不愈愿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
悍悍者其氣急疾堅勁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夫熱氣慄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胃者土也
而惡水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又奇病論帝曰有病
口甘者病名爲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瘴夫
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
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
治之以蘭除陳氣也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脾脉
微小爲消痺又本篇曰二陽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
但以諸義考之當兼脾胃爲是下消者一名消腎一名腎消
名腎消一名內消一名強中病幾云消腎者初發而爲
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面色黧黑形瘦而耳
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
愈陳無擇云消腎者屬腎盛壯之時不謹而縱慾年長
多服金石真氣始衰口渴渴精液自洩不飲而利河間曰
渴而飲水不絕服膏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東

垣曰下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乾小便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也黃丸治之袖珍方云強中者虛陽強大不交而精氣自泄又云腎實則消而不渴小便自利名曰消腎即內消也其治宜抑損心火補養腎水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脉微小為消瘵及肝脉微小為消瘵則知腎肝俱有消瘵此正下消之謂又按袖珍方云人身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故腎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患消渴者皆是腎經為病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飲酒無度食肺灸丹石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熾盛三焦猛烈五藏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此言三消皆本于腎也白鹿加人參湯治之不能食而渴者錢氏石白朮散倍加葛根

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陰陽黃帝曰三陽為經又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為經又曰三陽為父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為表裏者為受盛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今小腸熱結則血脉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故腸塞而不便至真要大論論少陰之復有腸腸不便者是也俗亦謂之乾腸

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為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泛溢四支脾為邪結則不能氣而水氣汎溢周身浮腫故水證從是而作焉按水之篇指為肺脾二經今遍考內經乃肺脾腎三經所致本篇固名曰水外此又有風水有湧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膏脹曰鼓脹曰腸覃石瘕之類以水證而非水證不可以一藥論也今以內經諸篇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平人氣象論岐伯曰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卧蚕起之狀曰水又曰足頸腫曰水又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

至真要大論論少陰之復有腸腸不便者是也俗亦謂之乾腸

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為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泛溢四支脾為邪結則不能氣而水氣汎溢周身浮腫故水證從是而作焉按水之篇指為肺脾二經今遍考內經乃肺脾腎三經所致本篇固名曰水外此又有風水有湧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膏脹曰鼓脹曰腸覃石瘕之類以水證而非水證不可以一藥論也今以內經諸篇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平人氣象論岐伯曰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卧蚕起之狀曰水又曰足頸腫曰水又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

溢為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 又有下等曰風水者
又按評熱論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腫然壅害於言可
刺否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
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背脊上
至頭出汗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
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效病
名曰風水帝曰愿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小
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效甚上
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
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
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不得卧
卧則驚驚則效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
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脾在足
也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胞脉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今
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又按水熱
穴論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曰腎
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
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聚水而
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

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為附腫附腫者聚水而生病也
帝曰諸水皆生于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
屬于水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其則腎汗出腎
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於
玄府行于皮裏傳為附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所謂玄
府者汗空也且下文又有諸穴所宜刺處難以悉載
又按靈樞論疾診尺篇岐伯曰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
新卧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首而不起者風
水膚脹也又曰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膚骨而澤脂
者風也此皆風水之謂也 又有下等曰腎風者按奇
病論帝曰有病鴈然如蠶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病者
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
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此乃腎風
之謂也 又有下等曰膚脹者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
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蹙蹙然不堅腹大身盡腫
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又有下
等曰鼓脹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腹脹身皆大與
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此則鼓脹之謂也
又有下等曰腸覃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寒氣客
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

氣乃起瘰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
 歲如懷子之狀又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
 時下此其候也 又有下等曰石痕者即靈樞水脹論
 岐伯曰石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
 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
 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此則腸覃石痕內
 有積聚似水脹而非水脹者也 又風與水何以別之
 按平人氣象論岐伯既曰頸脈動喘疾欬曰水又曰目
 裹微腫如卧蚕起之狀曰水乃又曰面腫曰風又曰足
 脛腫曰水則風水之辨當於其面腫方知其有風也即
 此又于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並究之則曰風曰
 水之義明矣 其治水之法即傷夜膠醴論開鬼門聚
 爭府之義盡之矣湯液醴醴論云其有不從毫毛而生
 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
 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托于肉而
 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莖微
 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繫淨府精以
 時服五陽已布踈條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
 巨氣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一陽者手少陽三
 焦之脈也二脈並絡于喉氣熱內結故為喉痺此亦王
 從之其一陰當兼
 肝一陽當兼膽言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陽虛腸辟死陽加于陰謂之汗陰
 虛陽搏謂之崩別彼劣切
 辟同

此舉尺寸之脈而為有子為腸辟為有汗為崩諸證也
 陰搏者尺為陰其脈搏擊于手也陽別者寸為陽言尺
 脈搏擊於指而與寸脈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脈即脈訣
 之所謂尺脈不止真胎婦者是也陰陽虛者大寸俱虛
 也腸辟者脾氣不化積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於死
 也按腸辟之說見內經通評虛實論脈要精微論大奇
 論皆以脈沈小緩者為易治身熱者為死今日虛者

爲死蓋沈也陽加于陰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動尺
主靜尺部而見陽脈乃陽加于陰則陰虛火盛其汗自
出平人氣象論云尺縮脈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
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損寸脈搏擊
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逼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
而言耳按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下
行爲熱路則本宮血之十二經之血皆從發而
滲漏然胞絡宮則繫於腎而上通於心故此證實關於
心腎兩經宜有陰虛陽搏之脈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
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惟李
東垣試幼錄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使血歸於十二經然
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藥而
不先服領血歸經之藥其病難愈

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

俱搏十日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
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
十日死

此舉各經之脈異于常者而決其死期也三陰者手太
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三陰爲母二脈搏擊于手
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二十日夜半死二十日者天五
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其成數計十地四生金而天以九
成之其成數計九據二經成數之餘當死于二十日而
夜半死者陰病死于陰也二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
腎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陰爲雌二脈搏擊于手異于常候計其

死期當十三日夕時死十三日者地二生火而天以七
 成之其成數計七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其成數計
 六七六十三故也曰夕時者少陰之時候也一陰者手
 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一陰為獨使二脈搏
 擊于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十日死十日者天三生
 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肝取生數
 而心則成數共十日也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
 膀胱經也二脈搏擊于手而鼓異于常候計其死期當
 在三日三日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計三日也三陰者
 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

陽膀胱經四經之脈俱搏擊於手異於常候心腹脹滿
 至于發盡而不得隱曲在少大小便為之不利也計其死期
 當在五日五日者土中央之候病經多而死期速也此與
陰陽別論之不得隱曲殊二陽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二
 脈搏擊于手異於常候其病熱溫當死不治不過十日
 死十日者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止九日而十則九日之
 餘也

靈蘭秘典論第八 未有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故各篇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歧伯曰悉乎哉
 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

官治第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
斷出焉膈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
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
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
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
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發世
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
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
之戒之相去声使去声下同樂入
声道尊同伎音技塞入声
此言十二藏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於心也十二藏者

不分藏府而皆謂之藏也據下文所答內以心為一藏
而未及心包絡一藏蓋以心為主而統之也其膈中為
一藏以膈中為氣之海乃宗氣所積故亦得以藏稱也
帝問諸藏相使之貴賤者即諸藏而較其輕重耳伯言
心者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大主也此語見靈樞邪
客篇又靈樞五
癸津液別篇云五藏六
府心為之主師傳篇同至虛至靈具象理而應萬事神
明從此出焉肺與心皆居膈上經脈會于太淵死生決
于太陰故肺為相傳之官佐君行令凡為治之節度從
是而出焉刺禁論以父母比心肺乃曰鬲首之上中有
父母而此則以君相比心肺其尊同矣五癸津液別篇
云五藏六府肺

素問卷一
相為之肝屬木木主發生故為將軍之官而謀慮所出猶
運籌于帷幄之中也五癘津液別篇云肝為之膽為肝
之府謀慮貴于得中故為中正之官而決斷所出猶決
勝於千里之外也宗氣會于上焦之膻中穴主行脈氣
於諸經而分布陰陽為君主之臣使樂趨君令喜樂出
焉脾胃屬土納受運化乃倉廩之官而所受之五味從
是出焉靈樞師傳篇云脾者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
受盛者賴以傳導而凡物之變化者從是出焉小腸居
胃之下脾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
出焉五藏在入惟腎為能作強而男女構精人物化生

伎巧從是而出王註所謂在男則當其作強在女則當
其伎巧者是也血氣形志論謂少陽與心主為表裏者
言三焦心包絡為表裏也居于右腎之中謂太陽與少
陰為表裏者言膀胱與腎為表裏也居于左腎之中又
靈樞本藏篇謂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
膀胱故三焦在下部之右為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
在下部之左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然是三焦膀胱者
必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泄注氣海之氣不及則隱
閼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氣海者上焦之膻中穴乃
宗氣所會而自上而下者
也按靈樞本輸篇云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

胃者五穀之府也合膀胱膽胃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
 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二焦者中瀆之府也水出焉
 屬膀胱是孤之府也凡此十二官者上下相使彼此相
 濟不得相失也故十二官之中唯心為君主君主不病
 則百體自寧猶人主明則下民自安也以人身而言用
 此法以養生心泰而體寧必有壽而終身不殆以人主
 而言用此法以治世君明而下安必大昌而天下盛治
 否則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各經轉輸之路皆閉塞
 而不通其形乃大傷矣以此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
 宗危可不知所戒哉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審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

要閱閱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于毫釐毫釐之數起
 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黃帝曰
 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太聖之業而宜明大道非齋戒擇吉
 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
 焉瞿音履禮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勿得註云眼目速瞻之貌

此言十二官之道乃至道也微妙而難測變化而無窮
 孰知其原之所在耶彼不知此養生之法者有消而無
 長瞿瞿然驚顧擬而議之窘迫哉此消者瞿瞿也孰知
 其有要耶不知其要所以不知其原也閱閱者說文以
 為病與傷痛也唯不知其要則閱閱然獨當其病孰知

何法為善耶按以交變大論亦云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閱閱之當孰者為良且是十二

官之數恍惚者無形也毫釐從此而生毫釐者至小也

度量從此而起顧推之而千又推之而萬可以益大唯

心為君主之官有以制此形耳帝乃深贊此書而藏之

靈蘭之室故此篇曰靈蘭秘典論者良有故也按靈樞刺節真

邪篇外揣篇皆藏此室

○六節藏象論第九篇內首問六六之節後一又問藏象何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

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為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

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

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

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

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

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

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

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

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

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

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形

藏四神藏五合爲元藏以應之也首言人以九九制會後言地以九九制會蓋在

久爲九藏在地爲九野則人與地皆可以言九九制會也
此詳言六六九九之會也按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蓋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歲周遍通得盛衰之節

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及在水之左間右間爲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有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夫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

天治之為六一二陽朔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
為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為六四
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為六五少陰之
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為六六太陰之右周而
復始于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本篇帝問所
重在六六之節不及盛衰與標本之義其所謂九九制
會者即下文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至合為九歲以應之
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
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氣論與云天之本實豈復
有度乃日月行一日之數指
二十八宿為證而記之日度華象新書云天體之運有
常度而無停機天亦有體也因星之所附麗擬之為天

體耳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數正所以紀化生之用
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行也天本屬陽地本屬陰日
為陽之精故為陽月為陰之精故為陰其行也各有分
紀其周也各有道理蓋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
矢從東而西轉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
之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
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將十
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
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
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反少七度而不以自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刻當為一歲自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日二十五刻乃盈閏為十二月之制則有立首之氣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他氣但依曆以入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畢矣王註云日行遲故而二百六十五日可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故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

奇考謂十三度外復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日月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日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今太史說月行之率不如此矣月行有十五日前行疾有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行有十五日後遲者大率一月四分而皆有遲疾遲速之度固無常準矣雖爾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凡行三百六十一度二十九日日行二十九度月行三百八十七度少七度而不及日也至三十日日復遷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八月及日矣此大盡之月也大率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半者亦大盡法也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五之六而及日者小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一歲法以奇不成日故舉六以言之若通以大小為法則歲止有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餘矣取月所加之辰加

歲外餘之日故從閏後三十二日而盈閏焉又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下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一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百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二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四十八是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夏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二失閏則春皆入夏

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矣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立端於始左傳文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立端於始左傳文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註云表正於中步曆者以冬至之日為歲首註云舉中氣以正推餘於終左傳歸餘于終註云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王註雲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表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根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曆有之皆他節氣也按革象新書云曆家逆考往古冬至歲月日時各紀甲子兩曜交會五星連珠必推其聚于子正玄枵之中者名曰上元乃履端于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策相應乃取正于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分皆盡總會如初乃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天以六歸餘於終也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

辛壬癸之日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此氣數而日異長短月移寒暑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以人皆本于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竅皆本之于天氣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為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此數語與生氣通天論相同非獨人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二之則為九以地則有九野故人

則有九藏曰頭角曰耳目曰口齒曰胃中此形藏計有其四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此神藏計有其五合為九藏正所以應九野也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暮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

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五日謂之候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大甲一統曆

云孟春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水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雁來
自南而北後五日草木萌動○仲春驚蟄節初五日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氣初三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李春清明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音如即音如即
鸛鳴屬牡升華音如後五日虹始見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音如
經之鳥○孟夏立夏節初五日蜩始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氣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草之枝葉繁細者陰類陽盛則死後五日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仲夏芒種節初五日鵙始生一名蜩父一名天馬飛捷如馬次五日鵙始鳴音如後五日苦無聲音如百舌鳥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音如月令言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堇菜○季夏小暑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氣初五日腐草為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孟秋立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音如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仲秋白露節初五日涼風至音如月令作青風至疾風也鴻雁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始鳴音如堵戶景天華音如一名慎火草越俗裁以上益云可避火後五日水始涸○季秋寒露節初五日鴻雁來賓音如前言來而此日賓蓋先至為主後至為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音如月令作爵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零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孟冬立冬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音如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仲冬大雪節初五日冰益壯地始坼鶡鴒不鳴音如月令作鶡曰夜鳴求旦之鳥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鶡始生嘉麥出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季冬小寒節初五日鷹北鄉次五日鶡始集後五日雉始雊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次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音如三候謂之氣即立春有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三候而謂之一氣也六氣謂之時則六氣計有三月而謂之春四

時謂之歲計春夏秋冬之四時而謂之一歲各有其時
則五行各從其所主而主治之也五運相襲而皆治之
終者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其所候者每
年同法故必知年之加臨氣有盛衰病有虛實而始可
以稱上土矣故曰數語見靈樞壽夭剛柔篇其日加者即六元正紀大論加臨之加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
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
曰無過者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
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按氣交變大論
帝以五運之化太過為問而伯以歲木太過歲火太過

歲土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各有天時民病應星為
咎又以不及為問而伯以歲木不及歲火不及歲土不
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各有天時民病為咎又按五常
政大論帝以平氣不及太過為問而伯以木曰敷和火
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為平氣木曰委
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潤流為不及木
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敷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為太
過故謂之曰在經有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
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

知其勝，歧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為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
氣淫已下，有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十字，乃未三句之辭重復入此。金匱真言論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五行大論云：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侮而受邪，邪害于長也。

此明勝之為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即五行相尅之謂。如春屬木，夏屬火，長夏屬土，秋屬

金，冬屬水，故春勝長夏，木尅土也；長夏勝冬，土尅水也；冬勝夏，水尅火也；夏勝秋，火尅金也；秋勝春，金尅木也。此乃五行以時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藏，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心勝肺，肺勝肝者是也。然欲知其勝之為候，則在於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餘，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尅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內相淫，并為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至，是氣不足，故曰不

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
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木被土凌故云所勝
妄行而心亦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薄之故
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為疾故曰
氣迫何也蓋我尅者為所勝尅我者為所不勝生我者
為所生耳故必謹候其氣至之時凡候其年則始於立
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于候日
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若失時反候而五行所治
主統一歲之氣者不能分之則邪僻内生醫工不能禁
之矣

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
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
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
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乃所以為變而民病之微甚
生死係之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
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
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
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
之氣變常而苛疾至矣假如木令太過木尅脾土然肺

金足以制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為肝之所不勝其病當甚矣但所不勝者其病既甚而又重感于邪則必死耳故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病必甚也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

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此帝以萬物稟氣多少為問伯乃大其問而以天地之氣味養人者應之也萬物皆有形必氣合而後成之萬物皆有名必因變而正其名變者異也

禮祭法篇云黃帝正名百物以

明民共財註云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是皆

民者使民不惑也共財者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天地之所運陰陽之所化但萬物稟此陰陽之氣者必

有多少可盡得而聞之伯言天地至為廣大難以盡言

其間陰陽所化者萬物有色而草之五色有出于天成者有出于人為者極之而有不可勝視者也萬物有味而草之五味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為者極之而有

不可勝美者也。惟人之嗜欲無窮，氣味皆有以通之。故陽爲氣，氣本于天，而上夫之五氣乃天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氣入于鼻，以通于五藏，而藏于心肺，遂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矣。靈樞憂悲無言論，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乃入于鼻，上下于喉嚨，而通于五藏者，數陰爲味，味本於地，而萬物之五味乃地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味入于口，以通于六府，而藏于腸胃，遂使味有所藏，以養五氣，則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悲無言論，云喉嚨者水穀之道路也。此乃入于口，由于咽喉而通于六府者，與孰謂氣味不盡萬物陰陽

之妙，而卽人又不可以盡萬物稟賦之大耶。吁，非帝不能問，非伯不能答。其一時神聖聚會于一堂，而講究玄理，以救萬古之民命者，如此。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屬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屬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

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腎因白其充密肌
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于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
膽也麗音皮

此明十一藏象而總其取決於膽也夫藏在內而形之
於外者可閱斯之謂藏象也靈樞本神篇帝問德氣生
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
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
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
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
謂之志因志而存戀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

而慮物謂之智此篇心藏則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藏則
曰氣之本魄之變腎藏則曰精之變肝藏則曰魂之居
正當以彼義而釋此義也試以心藏言之心者為君主
之官神明出焉故吾身與萬事萬物之所以生以之為
本神明應用以之變化而居上心則華之火炎上也血
脈在中心則充之心主血脈也五藏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痿論云心主
身之血脈心肺居於膈上皆屬陽而心則為陽中之陽當為
陽中之太陽也自時而言夏主火心亦屬火其通於夏
氣乎以肺藏言之五藏生成篇云諸氣者皆屬于肺故
吾身之氣以之為本肺藏魄故魄以之為處肺主身之

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與心居于隔上皆屬陽而肺為陽中之陰當為陽中之太陰也自時而言秋主金肺亦屬金其通於秋氣乎以腎藏言之腎主冬冬主閉藏故腎主蟄封藏之本也腎者主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為精之麴也腎主骨髓腦為髓海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肝居于膈下皆屬陰而腎為陰中之陰當為陰中之少陰也蓋肺為手太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而腎為足少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耳冬主水腎亦屬水其通於冬氣乎以肝藏言之肝主筋故勞倦罷極以肝為本肝藏魂故為魂所居靈樞本藏篇云肝應爪

故其華在爪肝主筋故其充在筋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心主肺肺生皮毛又諸氣皆屬於肺則吾身之血氣皆由肝而生也又曰在味為酸在色為蒼故其味酸其色蒼也東方為陽生之始而肝則為五藏之長故肝屬陽中之少陽也春主木肝亦屬木其通於春氣乎然脾雖屬于五藏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為倉廩之官木腸為傳導之官小腸為受盛之官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然六府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為倉廩之本耳痺論謂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靈

樞管衛生會篇謂營氣出於中焦故此六藏者誠為營
 氣之所居又為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
 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府耳陰陽應象大論云脾主
 口故其華在唇四白也四白者口唇四際之白色也又
 曰在味為甘在色為黃故曰其味甘其色黃也脾居中
 州為陰中之至陰故曰至陰之類通土氣也靈蘭秘典
 論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凡十一藏皆取決于
 膽耳蓋肝之志為怒心之志為喜脾之志為思肺之志
 為憂腎之志為恐其餘六藏孰非由膽以決斷之哉守
 故人迎一盛病在小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

盛已上為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
 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為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
 為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此言關格之脉而決其為死也上文言十一藏之藏象
 矣然胃膽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之脉見于左手寸部曰
 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脉見於右手寸部曰氣口故靈樞
 終始經脉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
 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
 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
 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

篇名之曰格陽正以拒六陰于內而使之不得入耳王註
 止言手經而不言足經又言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
 者未考諸篇大義故耳夫盛而躁病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
 病在手少陰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
 太陰脉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故
 此篇名之曰關陰正以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耳
 王註止引躁脉而不兼手足者非按傷寒論云寸口脉
 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
 小便格則吐逆跌陽脉伏而濡伏則吐逆水穀不化瀉
 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夫內經諸篇分明以左手人迎
 脉大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陽經為病其名曰格
 故春夏人迎微大者為無病今仲景曰在寸為格又曰
 格則吐逆是以格脉誤為內經之關證此事難知集李
 東垣宗之且曰氣口之脉大四倍于人迎則又同於難

經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人迎大于氣
 口者為格脉也內經諸篇分明以右手氣口脉大自一
 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陰經為病其名曰關故秋冬氣
 口微大者為無病今仲景曰在尺為關又曰關則不得
 小便是以關脉誤為內經之閉證證此事難知集李東
 垣宗之且曰人迎之脉大四倍於氣口則又同於難經
 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氣口大于人迎
 者為關脉也朱丹谿纂要竟列關格為病名亦曰脉兩
 寸俱盛四倍已上是其病名之誤同于仲景而脉以四
 倍已上為說則又欲正東垣之誤而不得內經諸篇之
 精緒也嗚呼痛哉軒岐之肯乎秦張王李朱諸賢後世
 業醫者所宗尚與內經渺然如此况能使後世下工復
 知關格為脉體而非病名也哉又焉能決關格脉之死
 生治關格脉之病證及治膈證閉瘕證而無繆也哉噫
 夫夫又云人迎與脉口俱盛四部以上則是兩寸寸部
 兼盛之極也名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此篇曰關
 格之脉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羸與盈同即

俱盛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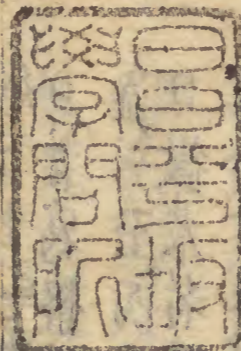
謂於天未出之靜脈脈氣未動也

經云云入動與經口射強四時及生脈文而

至之關於經文之脈氣未動也

業皆皆於經文之脈氣未動也

昔曰之氣未動也



文化丁卯

